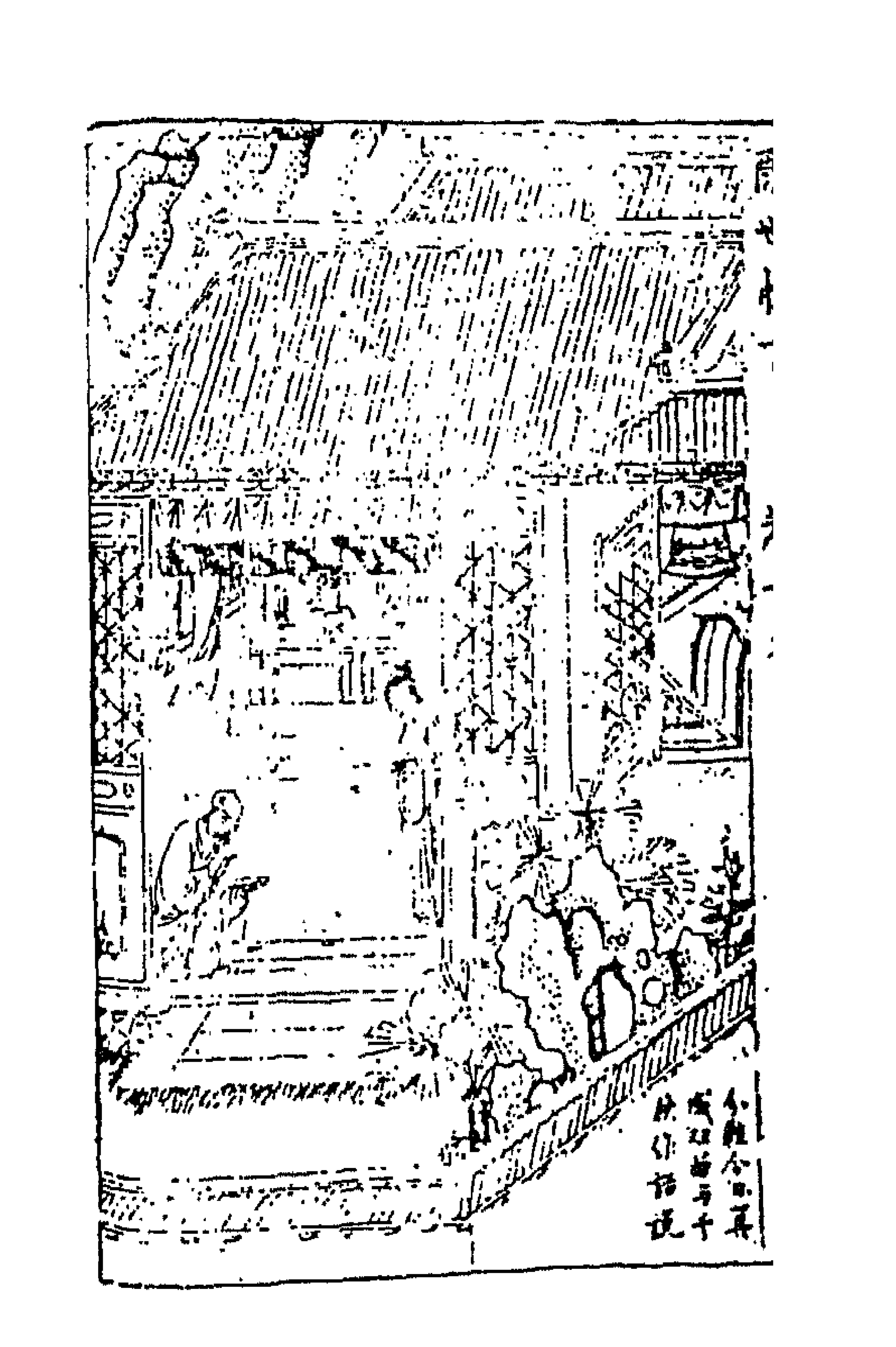
# 醒世恒言





第十九卷

白玉孃忍苦成夫

兩眼乾坤舊恨，一腔今古閒愁。隋宮吳苑舊風流，寂寞斜陽渡口。　興到豪吟百首，醉餘憑弔千秋。神仙迂怪總虛浮，只有綱常不朽。

這首西江月詞，是勸人力行仁義，扶植綱常。從古以來，富貴空花，榮華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傳萬古。隨你貧賤小人，聞之起敬。今日且說義夫節婦，如宋弘不棄糟糠，羅敷不從使君，此一輩豈不是扶植綱常的。又如王允欲娶高門，預逐其婦，買臣

官達太晚見棄于妻那一輩豈不是敗壞綱常的兩个是人心不同涇渭各別有詩爲證

王允棄妻名遂損　買臣離婦志堪悲
夫妻本是鴛鴦鳥　一對棲時一對飛

話中單表宋末時一个丈夫姓程雙名萬里表字鵬擧本貫彭城人氏父親程文業官拜尚書萬里十六歲時椿萱俱喪十九歲以父蔭補國子生員生得人材魁岸志略非凡性好讀書兼習弓馬聞得元兵日盛深以爲憂曾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觸忤時宰恐其治罪棄了童僕單身潛地走出京都却又不敢回

將欲往江陵府投奔京湖制置使馬光祖未到漢口傳說元將兀良哈歹統領精兵長驅而入勢如破竹程萬里聞得這個消息大吃一驚遂不敢前行躊躇之際天色已晚但見

片片晚霞迎落日　行行倦鳥盼歸巢

程萬里想道且尋宿店打聽個實信再作區處其夜只聞得戶外行人奔走不絕却都是上路逃難來的百姓哭哭啼啼耳不忍聞程萬里已知元兵迫近夜半便起身趁衆同走走到天明方纔省得忘記了包裹在客店中來路已遠却又不好轉去取討身邊又

受盤纏腹中又饑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飯又好揀扎路途約莫走半里遠近忽然斜挿裏一陣兵直衝出來程萬里見了飛向側邊一个林子裏躲避那枝兵不是別人乃是元朝元帥兀良哈歹部下萬戶張猛的遊兵前鋒哨探見一个漢子而且雄壯又無包裹躲向樹林中而去料道必是个細作逐入林中不管好歹一索綑翻解到張萬戶營中程萬里撑是遊兵百姓並非細作張萬戶見他面貌雄壯留爲家丁程萬里事出無奈只得跟隨每日間見元兵所過殘滅如秋風掃葉心中暗暗悲痛正是

寧爲太平犬　莫作離亂人

却說張萬戶乃興元府人氏有千斤膂力武藝精通昔年在鄉里開豪橫守將知得他名頭收在部下爲偏裨之職後來元兵犯境殺了守將叛歸元朝元主以其有獻城之功封爲萬戶撥在兀良哈歹部下爲前部響導屢立戰功今番從軍日久思想家裏寫下一封家書把那一路擄掠下金銀財寶裝做一車又將擄到人口男女分做兩處差帳前兩个將校押送回家可憐程萬里遠離鄉土隨着衆人一路啼啼哭哭直至興元府到了張萬戶家裏將校把家書金銀

交割明白、又令那些男女、即見了夫人、那夫人做人賢慧、就各撥一個房戶居住、每日差使伏侍、將校討了回書、自向軍前回覆去了、程萬里住在興元府、不覺又經年餘、那時宋元兩朝講和、各自罷軍、將士学家、張萬戶也回到家中、與夫人相見過了、合家奴僕都來叩頭、程萬里也只得隨班行禮、又過數日、張萬戶把擄來的男女、揀身材雄壯的留了幾个、其餘都轉賣與人、張萬戶喚衆人來分付道、汝等不幸生于亂離時世、遭此塗炭、或有父母妻子、料必死于亂軍之手、就是汝等還喜得遇我、所以尚在、若逢着别个、

死去幾時了、今在此地、雖然是個異鄉、既爲主僕、卑如親人一般、今晚各配妻子與你們、可安心居住、勿生異心、後日帶到軍前、尋此功績、博個出身、一般富貴、若有他念、犯出事來、斷然不饒、衆人都流泪叩頭道、若得如此、乃老爹再生之恩、豈敢又生他念、當晚張萬戶、就把那擄來的婦女、點了幾名、夫人又各賞幾件衣服、張萬戶與夫人同出堂前、衆婦女跟隨在後、堂中燈燭輝煌、衆人都叉手侍立兩傍、張萬戶一一喚來配合、衆人一齊叩首謝恩、各自領歸房戶且說程萬里配得一个女子、引到房中、掩上門兒、丈

妻敘禮程萬里仔細看那女子年紀約有十五六歲生得十分美麗不像个凡下之人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

兩道眉彎新月一雙眼注微波青絲七尺挽盤螺粉臉吹彈得破　望日嫦娥盼夜秋宵織女停梭畫堂花燭聽歡呼兀自含羞怯步

程萬里得了一个美貌女子心中歡喜問道小娘子尊姓何名可是從幼在宅中長大的麽那女子見問沉吟未語早落下兩行珠淚程萬里把袖子與他拭了問道娘子爲何掉淚那女子道奴家本是重慶人

氏姓白小字玉樓父親白忠官為統制四川制置使余玠調遣鎮守嘉定府不意余制置身死元將兀良哈歹乘虛來攻食盡兵疲力不能支破城之日父親被擒不屈而死兀良元帥怒我父守城抗拒將妾一門抄沒張萬戶憐妾幼小幸得免誅帶歸家中為婢伏侍夫人不意今日得配君子不知君乃何處人氏亦為所擄程萬里見說亦是羈囚觸動其心不覺也流下淚來把自己家鄉姓名被擄情由細細說與兩下悽惶一場却已二鼓夫妻解衣就枕一夜恩情十分美滿明早起身梳洗過了雙雙叩謝張萬戶已畢

玉孃原到裏邊去了，程萬里感張萬戶之德，一切許辯公事加倍用心，甚得其歡，其夜是第三夜了，程萬里獨坐房中，猛然想起功名未遂，流落異國，身爲下賤，玷辱祖宗，可不忠孝兩虧，欲待乘間逃歸，又無方便，長歎一聲，潸潸淚下，正在自悲自歎之際，却好玉孃自内而出，萬里慌忙拭淚相迎，容顏暗淡，餘痕尚存，玉孃是個聰明女子，見貌辨色，當下挑燈共坐，叩其不樂之故，萬里是個把細的人，倉卒之間，豈肯傾心吐膽，自古道

夫妻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下節更妙

當下強作笑容只答應得一句道沒有甚事玉娘情知他有含糊隱匿之情更不去問他直至掩戶息燈解衣就寢之後方纔低低啓齒款款開言道程郎妾有一言日欲奉勸未敢輕談適見郎君有不樂之色妾已猜其八九郎君何用相瞞萬里道程某並無他意娘子不必過疑玉娘道妾觀郎君才品必非久在人後者何不覓便逃歸圖個顯祖揚宗却甘心在此爲人奴僕豈能得个出頭的日子程萬里見妻子說出恁般說話老大驚訝心中想道他是婦人女子怎麼有此丈夫見識道着我的心事况且尋常人家夫

歸分别還要多少留戀不舍今成親三日恩愛方纔
起頭豈有反勸我還鄉之理只怕還是張萬戶教他
來試我便道豈有此理我爲亂兵所執自分必死幸
得主人釋放留爲家丁又以妻子配我此恩天高地
厚未曾報得豈可爲此背恩忘義之事汝勿多言玉
娘見說嘿然無語程萬里愈疑是張萬戶試他到明
早起身程萬里思想張萬戶教他來試我我今日偏
要當面說破固住了他的念頭不來提防好辦走路
梳洗已過請出張萬戶到廳上坐下說道稟老爹夜
來妻子忽勸小人逃走小人想來當初被游兵捉住

蒙老爹救了性命、留作家丁、如今又配了妻子、這般
恩德未有寸報、況且小人父母已死、親戚又無、只此
便是家了、還教小人逃到那里去、小人昨夜已把他
埋怨一番、恐怕他自已情虛、反來造言累害小人、故
此特稟知老爹、張萬戶聽了、心中大怒、叫喚出玉孃
罵道、你這賤婢、當初你父抗拒天兵、元良元帥要把
你闔門盡戮、我可憐你年紀幼小、饒你性命、又恐為
亂軍所殺、帶回來恩養長大、配个丈夫、你不思報効
反教丈夫背我、要你何用、教左右快取家法來、吊起
賤婢、打一百皮鞭、那玉孃滿眼垂淚、啞口無言、衆人

連忙去取索子家法將玉孃一宗綑翻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反把忠言當惡言、

程萬里在旁邊見張萬戶發怒要吊打妻子心中愧悔道原來他是眞心到是我害他了、又不好過來討饒、正在危急之際恰好夫人聞得丈夫發怒要打玉孃急急走出來救護原來玉孃自到他家因德性溫柔舉止閑雅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昔極喜懽他的名雖爲婢、相待却像親生一般立心要把他嫁个好丈夫因見程萬里人材出衆後來必定有些好日故此前晚就配與爲妻今日見說要打他不知因

甚緣故特地自己出來見衆人正待要動手夫人止住上前道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孃張萬戶把程萬里所說之事告與夫人夫人叫過玉孃道我一向憐你幼小聰明特揀个好丈夫配你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本不當救你便是姑念初犯與老爹討饒下次再不可如此玉孃並不回言但是流淚夫人對張萬戶道相公玉孃年紀甚小不知世務一時言語差誤可看老身分上姑恕這次罷張萬戶道既夫人討饒且恕這賤婢倘若再犯二罪俱罰玉孃含淚叩謝而去張萬戶喚過程萬里道你做人忠心我自另眼看

里心神樂黯熟是矣雄已

你得萬里滿口稱謝走到外邊心中又想道還是做下圈套來試我若不是怎麼這樣大怒要打一百夫人剛開口說饒便一下不打況夫人在裏面那里聽得這般快就出來救護且喜昨夜不曾說別的言語還好到了晚間玉孃出來見他雖然面帶憂容却沒有一毫怨恨意思程萬里想道一發是試我了就話越加謹慎又過了三日那晚玉孃看了丈夫上下只管相看欲言不言如此三四次終是忍耐不住又道妾以誠心告君如何反告主人幾遭箠撻幸得夫人救免然細觀君才貌必爲人器爲何還不早圖去計

若戀婦于此終作人奴亦有何望程萬里見妻子又勸他逃走心中愈疑道前日恁般嗔責他豈不怕又來說起一定是張萬戶又教他來試我念頭果然來否也不回言徑自收拾而臥到明早程萬里又來禀知張萬戶張萬戶聽了暴跳如雷連喊道這賤婢如此可恨快拿來敲死了罷左右不敢怠緩即向裏邊來喚夫人見喚玉孃料道又有甚事不肯放將出來張萬戶見夫人不肯放玉孃出來轉加焦躁却又礙着夫人面皮不好十分催逼暗想道這賤婢已有外心不如打發他去罷倘然夫妻日久恩深被這賤婢

爭之眞大丈夫可一知出言猶在不知任不以傲人下言不可深恨哉

哄熱這箇好人的心都要冷了乃對程萬里道這賤婢兩次三番誘你逃歸其心必有他念料然不是為你久後必被其害待今晚出來明早就教人引去賣了別揀一个好的與你為妻程萬里見說要賣他妻子方纔明白渾家果是一片真心懊悔失言便道老爹如今警戒兩番下次諒必不敢總再說小人也斷然不聽若把他賣了只怕人說小人薄情做親纔六日就把妻子來賣張萬戶道我做了主誰敢說你道罷徑望裏邊而去夫人見丈夫進來怒氣未息恐還要責罰玉孃連忙教閃過一邊起身相迎並不問起

這事張萬戶却又怕夫人不捨得玉孃出去也分愛
不題且說程萬里見張萬戶决意要賣心中不忍割
捨坐在房中啼泣直到晚間玉孃出來對丈夫哭道
妾以君爲夫故誠心相告不想君反疑妾有異念數
告主人主人性氣粗雄必然懷恨妾不如死所矣然
妾死不足惜但君堂堂儀表并爲下賤不圖歸計終
恨耳程萬里聽說淚如雨下道賢妻良言指述自恨
一時錯見疑玉人使汝試我故此告知不想反累賢
妻玉孃道君若肯聽妾言雖死無恨程萬里見妻子
恁般情真又思明日就要分離愈加痛泣却又不好

對他說知含淚而寢直哭到四更時分玉娘見丈夫哭之不已料必有甚事故問道君如此悲慟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何不明言程萬里料瞞不過方泣訴恨不才有負賢妻明白主人將欲鬻汝勢已不能復回故此傷痛玉娘聞言悲泣不勝兩个挨發一回更便悄悄却又不敢放聲天未明即便起身梳洗玉娘將所穿繡鞋一隻與丈夫換了一隻舊履道後日倘有見期以此為證萬一永別妾抱此而死有如同穴說罷復相抱而泣各將鞋子收藏到了天明張萬戶坐在中堂教人來喚程萬里忍住眼淚一齊來見張

萬戶道你這賤婢我自勸撮你成人有甚不好量教丈夫背主本該一劍斬你便是且看夫人分上姑饒一死你且到好處受用去罷叫過兩个家人分付道引他到牙婆人家去不論身價但要尋一下等人家倍死這不受人擡舉的賤婢便了玉孃要求見夫人拜別張萬戶不許玉孃向張萬戶拜了兩拜起來對着丈夫道聲保重含着眼淚同兩个家人去了程萬里腹中如割無可奈何送出大門而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比及夫人知覺玉孃已自出門去了夫人曉得張萬

戶情性誠恐他害了玉孃性命今日脫離虎口到也
穩他且說兩个家人引玉孃到牙婆家中恰好市上
有个經紀人家要討一婢見玉娘生得端正身價又
輕連忙兌出銀子交與張萬戶家人將玉娘領回家
去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妻子去後轉思轉悔每到
晚間走進房門便覺慘傷取出那兩隻鞋兒在燈前
把玩一回嗚嗚的啼泣一回哭勾多時方纔睡臥次
後訪問得就賣在市上人家幾遍要悄地去再見一
面又恐被人覷破報與張萬戶反壞了自己大事因
此又不敢去那張萬戶見他不聽妻子言語信以爲

實指尋妻託毫不隄防程萬里假意殷勤愈加小心
張萬戶好不喜歡又要把妻子配與程萬里不願這
且慢著候監老爺到邀上去有些功績回來尋個名
門美眷也與老爺爭氣光陰迅速不覺又過年餘那
時兀良哈歹在鄂州鎮守值五十誕辰張萬戶昔日
是他麾下將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玉思量要差一
个能幹的去賀壽未得其人程萬里打聽在肚裏思
量趁此機會脫身去罷即來見張萬戶道聞得老爺
要送兀良爺的壽禮尚未差人我想衆人都有掌管
脫身不得小人總是在家沒有甚事到情願任這差

使張萬戶道若得你去最好只怕路上不慣喫不得辛苦程萬里道正爲在家自在慣了怕後日隨老爹出征受不得辛苦故此先要經歷些風霜勞碌好跟老爹上陣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並不疑慮就依允了寫下問候書札上壽禮帖又取出一張路引以防一路盤詰諸事停當擇日起身程萬里打疊行李把玉樣繡鞋都藏好了到臨期張萬戶把東西出來交付明白又差家人張進作伴同行又把十兩銀子與他盤纏程萬里見又有一人同去心中煩惱欲要再辭恐張萬戶疑惑且待臨時又作區處當下拜別張

萬戶、把東西裝上生口、離了典元、望鄂州而來。一路自有館驛支討口糧、並無擔閣。不則一日、到了鄂州借个飯店寓下。來日清早、二人賫了書扎禮物、到帥府衙門、掛號伺候。那兀良元帥是節鎮重臣、故此各處差人來上壽的、不計其數。衙門前好不熱鬧。三通畫角、兀良元帥開門升帳、許多將官僚屬參見已過、然後中軍官、引各處差人進見、呈上書扎禮物。兀良元帥一一看了、把禮物查收、分付在外伺候回書。衆人答應出來不題。且說程萬里送禮已過、思量要走、怎奈張進同行同臥、難好脫身。心中無計可施、也是

為從之才守主人份

有識見之以閑與之為些於中底之行

他時運已到天使其然那張進因在路上鞍馬勞他却又受了些風寒在飯店上生起病來程萬里心中歡喜正合我意欲要就走却又思想道大丈夫作事須要來去明白原向郢府候了回書到寓所看張進時人事不省毫無知覺目已此便寫下一封書信一齊放入張進包裹中收好先前這十兩盤纏銀子張進便要分用程萬里要穩住張進的心却盡放在他包裹裡面等到郢州一齊買人事送人今日張進病倒程萬里取了這十兩銀子連路引鋪陳打做一包收拾完備却叫過主人家來分付道我二人乃與元

張萬戶老爹待差來與兀良爺上壽還要到山東史
丞相處公幹不想同伴的路上辛苦身子有些不健
如今行動不得若等他病好時恐怕悞了正事只得
且留在此調養幾日我先往那里公幹回來與他一
齊起身即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道道薄禮權表微忱
勞主人家用心看顧得他病體痊安我回時還有重
謝主人家不知是計收了銀子道早晚服侍不消牽
掛但長官須要作速就來便好程萬里道這個自然
又討些飰來喫飽背上包裹對主人家叫聲暫別大
踏步而走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釋了鄂州望着建康而來一路上有了路引不怕盤詰並無阻滯此時淮東地方已盡數屬了胡元萬里感傷不已一徑到宋朝地面取路直至臨安彼時在朝宰執都另換了一班人物訪得見任樞密副使周翰是父親的門生就館于其家正直度宗收錄先朝舊臣子孫全虧周翰提挈程萬里亦得補福建福清縣尉尋了个家人取名程惠擇日上任不在話下且說張進在飯店中病了數日方纔精神清楚瞧前不見了程萬里問主人家道程長官怎麼不見主人家

道程長官十日前說還要往山東史丞相處公幹因長官有恙他獨自去了轉來同長官回去張進大驚道何嘗又有山東公幹被這賊拐我有病逃了主人家驚問道長官一同來的他怎又逃去張進把當初擄他情由細說主人懊悔不迭張進恐怕連他衣服取去即忙教主人家打開包裹看時却留下一封書信并兀良元帥回書一封路引盤纏盡皆取去其餘衣服三件不失張進道這賊狼子野心老爺怎般待他他却一心戀着南邊怪道連妻子也不要又將息了數日方纔行走得動便去稟知兀良元帥另自打

發盤纏路引，一面行文根捉程萬里。那張邏到店中，算還了飯錢，作別起身，星夜赶回家，參見張萬戶，把兀良元帥回書呈上看過，又將程萬里逃歸之事稟知。張萬戶將他遺書拆開看着，上寫道：

門下賤役程萬里，奉書 恩主老爺臺下。萬里向蒙不殺之恩，收為厮養，委以腹心，人非草木，豈不知感。但聞越鳥南棲，狐死首丘，萬里親戚墳墓俱在南朝，早暮思想，食不甘味，意欲稟知恩相，乞假歸省，誠恐不許，以此斗膽輒行。在恩相慕從如雲，豈少一走卒，放某還鄉，如放一鴿耳。大恩未報，刻

刻于懷銜環結艸生死不負、

張萬戶看罷頓足道我被這賊用計瞞過喫他逃了、有日拿住教他碎尸萬段後來張萬戶貪婪太過被人參劾全家抄沒夫妻雙雙氣死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到任以來日夜想念玉孃恩義不肯再娶但南北分爭無由訪覓時光迅速歲月如流不覺又是二十餘年程萬里因爲官清正廉能已做到閩中安撫使之職那時宋朝氣數已盡被元世祖直趕江南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宋末帝奔入廣東崖山海島中駐蹕止有八閩全省未經兵火然亦彈丸之

地料難抵敵，行省官不忍百姓罹于塗炭，商議將圖籍版輿，上表亦歸元主。元主將合省官俱加三級。程萬里陞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到任之後，思想興元乃是所屬地方，即差家人程惠，將了向日所贈綉鞋并自己這隻鞋兒，前來訪問妻子消息，不題。且說娶玉孃那人，是市上開酒店的顧大郎，家中頗有幾貫錢鈔。夫妻兩口，年紀將近四十，並無男女。渾家和氏徃勸丈夫討个丫頭伏侍，生育男女。顧大郎初時恐怕淘氣，心中不肯。到是渾家叮囑牙婆尋覓，訪得張萬戶家發出个女子，一力攛掇，討回家去。渾家見玉

孃人物美麗性格温存心下歡喜就房中側邊打個

鋪兒到廳間又准備些夜飯擺在房中玉孃暗解其

意佯為不知坐在廚下和氏自家走來道夜飯已在

房裏了你怎麼反坐在此玉孃道大娘自請拙子有

在這裏和氏道我們是小戶人家不像大人家有許

多規矩只要勤儉做人家平日只是姊妹相稱便了

玉孃道拙子乃下賤之人倘有不到處得免責足

矣豈敢與大娘同列和氏道不要疑慮我不是那等

妒忌之婦就是要你也到是我的意思只為官人中

年無子故此勸他取个偏房若生得一男半女即如

心堅非人所能[illegible][illegible]

與我一般你不要害羞可來同坐喫盃合歡酒玉孃道奴子蒙大娘擡舉非不感激但生來命薄為夫所棄誓不再適倘必欲見辱有死而已和氏見說心中不悅道你既自願為婢只怕喫不得這樣苦哩玉孃道但憑大娘所命若不如意任憑責罰和氏道既如此可到房中伏侍玉孃隨至房中做夫妻對坐而飲玉孃在傍篩酒和氏故意難為他直飲至夜半顧大郎喫得大醉衣也不脫向牀上睡了玉孃收拾過家火向廚中喫些夜飯自來舖上和衣而睡明早起來和氏限他一日紡績玉孃頭也不梳不到晚都紡完

了女與和氏和氏暗暗稱奇又限他夜中遭趕多少玉孃也不推辭直紡到曉一連數日如此毫無厭倦之意顧大郎見他不肯向前日夜紡績只道渾家妬忌心中不樂又不好說得幾番背了渾家與玉孃調戲玉孃嚴聲厲色顧大郎懼怕渾家知得笑話不敢則聲過了數日忍耐不過一日對渾家道既承你的美意娶這婢子與我如何教他日夜紡績却不容他近我和氏道非我之過只因他第一夜如此作喬佁般推阻為此我故意要難他轉來你如何反為好成歎顧大郎不信道你今夜不要他紡織教他早睡看

是怎麼郝氏道這有何難到晚間玉孃交還所限生活郝氏道你一連做了這幾時今晚且將息一晚明日做罷玉孃也十數夜不睡覺道勞倦甚合其意喚過夜飯收拾已完到房中各自睡下玉孃是久出的人放倒頭便睡着了顧大郎悄悄的到他鋪上輕輕揭開被捱進身子把他身上一摸却原來和衣而臥顧大郎即便與他解脫衣裳那衣帶都是死結如何扯拽得開顧大郎性急把他亂扯幾扯斷得一條帶子玉孃在睡夢中驚醒連忙跳起被顧大郎雙手抱住那里肯放玉孃亂嚷殺人顧大郎道既在我家賊

頭湯熟占棘手不可犯

道假用不怕你不從我和氏在牀假做睡着聽也不則玉孃掙脫不得心生一計道官人你若今夜饒了姆子明日即尋一條死路張萬戶夫人平昔極愛我的曉得我死了料然决不與你干休只怕那時破家蕩產連性命亦不能保悔之晚矣顧大郎見說果然害怕只得放手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玉孃恨也不合直坐到曉和氏見他立志如此料不能强又認爲義女玉孃方纔放心夜間只是和衣而臥日夜辛勤紡織約有一年玉孃估計積成布匹比身價已有二倍將來交與顧大郎夫婦求爲尼姑和氏見他誠懇

更不强留把他這些布匹盡施與為出家之費又備了些素禮夫婦二人同送到城南曇花菴出家王嬢本性聰明不勾三月把那些經典盡誦得爛熟只是心中記掛着丈夫不知可能勾脫身逃走將那雙小鞋子做个囊兒盛了藏于貼肉老尼出菴去了就取出觀玩對着流淚夫後央老尼打聽知得乘機走了心中歡喜早晚誦經祈保又感顧大郎夫婦恩德也在佛前保祐後來聞知張萬戶全家抄沒夫婦俱喪玉孃思念夫人幼年養育之恩大哭一場懺悔追薦

詩云

數載難忘養育恩、　看經禮懺爲夫人、
爲人若肯存忠厚、　雖不關親也是親、
且說程惠奉了主人之命、星夜趕至與元城中、尋个客店寓下、明日往市中、訪到顧大郎家裏、那時顧大郎夫婦、年近七旬、發願供白衣、店也收了、在家持齋念佛、人都稱他爲顧道人、程惠走至門前見老人家正在那里掃地、程惠上前作揖道、太公借問一句說話、顧老還了禮、見不是本處鄉音、便道、客官可是要問路徑麼、程惠道、不是要問昔年張萬戶家出來的程娘子、可在你家了、顧老道、客官你是那裏來的、問他

怎麼程惠道我是他的親戚幼年離亂時失散如今特來尋訪顧老道不要說起當初我因無子要娶他做个通房不想自到家來從不曾解衣而睡我幾番提弄他他就意不從見伊立性貞烈不敢相犯到認做義女與老荊就如嫡親母子且是勤儉紡織有時直做到天明不上一年將做成布匹抵償身價要去出家我老夫妻不好强留就將這些布匹送與他出家費用又備些素禮送他到南城曇花菴爲尼如今二十餘年了足跡不曾出那菴門我老夫婦到時常走去看看他他當做親人一般又虧得老尼誠至今

未肯解衣寢臥不知他為甚緣故這幾時因老病不曾去看得客官既是你令親徑到那裡去會便了路也不甚遠見時到與老夫代言一聲拜惠得了言信別了顧老問曇花菴一路而來不多時就到了看那菴也不甚大移步走進了菴門轉過左邊便是三間佛堂見堂中坐着个尼姑誦經年紀雖是小个人物到還十分整齊程惠想道是了且不進去相問就在門檻上坐着袖中取出這兩隻鞋來細玩自言自語道這兩隻好鞋可惜不全那誦經的尼姑却正是玉樓他一心對在經上忽聞得有人說話方纔擡起頭

來見一人坐在門檻上手中玩弄兩隻鞋子看來與自己所藏無二那人却又不是丈夫心中驚異連忙收拾經卷立起身向前問訊程惠把鞋放在檻上急忙還禮尼姑問道檀越借鞋履一觀程惠拾起遞與尼姑看了道檀越這鞋是那里來的程惠道是主人差來尋訪一位娘子尼姑道你主人姓甚何處人氏程惠道主人姓程名萬里本貫彭城人氏今現任陝西參政尼姑聽說即向身邊囊中取出兩隻鞋來恰好正是兩對尼姑眼中流淚不止程惠見了倒身下拜道相公特差小人來尋訪主母適纔問了顛太公

指引到此幸而得見尼姑道你相公如何得做這等大官程惠把歷官閩中并歸元陞任至此說了一遍又道相公分付如尋見主母即迎到任所相會望主母收拾行裝小人好去雇倩車輛尼姑道吾今生已不望鞋履復合今幸得全吾願畢矣豈別有他想你將此鞋歸見相公夫人為吾致意須做好官勿負朝廷勿虐民下我出家二十餘年無心塵世久矣此後不必掛念程惠道相公因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人不必固辭尼姑不聽望裏邊自去程惠央老尼再三苦告終不肯出程惠不敢苦逼將了兩隻鞋履回

王客店取了行李連夜回到陝西衙門見過主人將鞋履呈上細述顧老言語并玉樓認鞋不肯同來之事程參政聽了甚是傷感把鞋履收了即移文本省那省官與程參政昔年同在闕中爲官有僚友之誼見了來文甚以爲奇即行檄仰興元府官吏具禮迎請興元府官不敢怠慢准備衣服禮物香車細輦笙簫鼓樂又取兩个丫鬟伏侍同了僚屬親到曇花菴來禮請那時滿城人家盡皆曉得當做一件新聞扶老挈幼爭來觀看且說太守同僚屬到了菴前下馬約退從人徑進菴中老尼出來迎接太守與老尼說

白氏使凡女氏莳了供張办其乎也

知來意要請程夫人上車老尼進去報知玉孃見太
守與衆官來請料難推托只得出來相見太守道本
省上司奉陝西程參政之命特着下官等具禮迎請
夫人上車往陝西相會車輿已備請夫人易換袍服
即便登輿教丫鬟將禮物服飾呈上玉孃不敢固辭
教老尼收了謝過衆官即將一半禮物送與老尼爲
終老之資餘一半囑托地方官員將張萬戶夫妻以
禮改葬報其養育之義又起七晝夜道場追薦白氏
一門老小好事已畢丫鬟將袍服呈上玉孃更衣到
佛前拜了四拜又與老尼作別出菴上車府縣官俱

不念舊惡不忘報德若如別人夫所爲

照應

隨于後。玉孃又分付。還要到市中去拜別顧老夫妻
路上鼓樂喧鬧。直到顧家門首下車。顧老夫婦出來
相迎慶喜。玉孃到裏邊拜別。又將禮物贈與顧老夫
婦。謝他昔年之恩。老夫妻流淚收下。送至門前。不忍
分別。玉孃亦覺慘然。含淚登車。各官直送至十里長
亭而別。太守又委僚屬李克復。率領步兵三百防護
車輿。一路經過地方。官員知得。都來迎送。饋禮直至
陝西省城。那些文武僚屬。准備金鼓旗幟。離城十里
迎接。程參政 也親自出城遠迎。一路金鼓喧天。笙簫
振地。百姓們都滿街結綵。香花燈燭。相迎直至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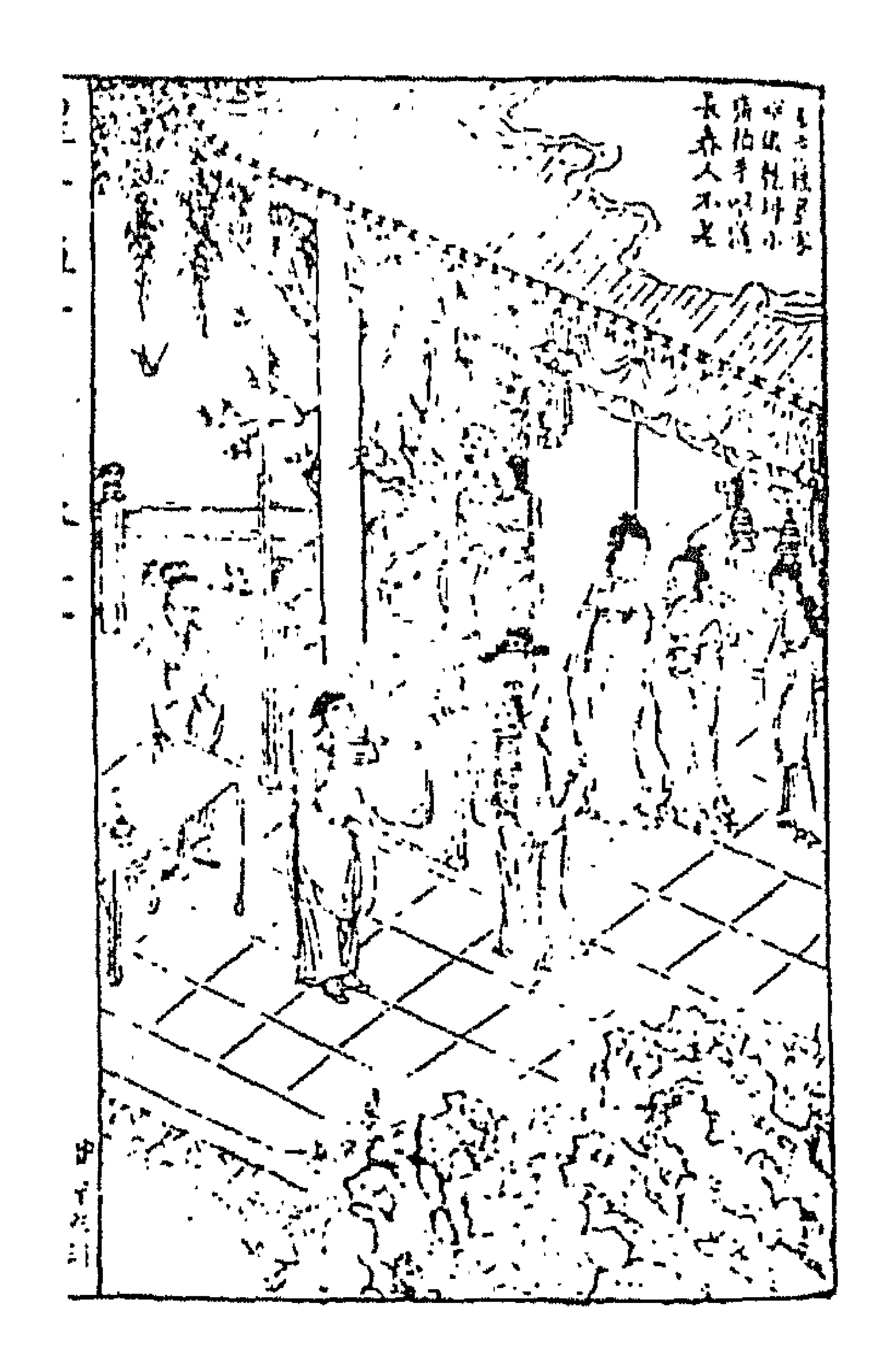
夫人之智，參政之福，何前留而後賞也。

後堂私衙門口下車，程叅政分付僚屬明日相見，把門掩上，回至私衙，夫妻相見，拜了四雙八拜，起來相抱而哭，各把別後之事細說一遍，說罷又哭，然後奴僕都來叩見，安排慶喜筵席，飲至二更方纔就寢。可憐成親止得六日，分離到有二十餘年，此夜再合，猶如一夢。次日程叅政升堂，僚屬俱來送禮慶賀，程叅政設席款待，大吹大擂，一連開宴三日，各處屬下聽得，都遣人稱賀，自不必說。且說白夫人治家有方，上下欽服，因自己年長，料難生育，廣置姬妾，程叅政連得三子，自己直加銜平章，封唐國公，白氏封一品

夫人二子亦爲題官倣人有詩爲證

六日夫妻廿載別　剛腸一樣堅如鐵
分鞋今日再成雙　留與千秋作話說

第十九卷



長春人不老



第三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萬事繇天莫强求　何須苦苦用機謀
飽三餐飯常知足　得一帆風便可收
生事事生何日了　害人人害幾時休
冤家宜解不宜結　各自回頭看後頭

話說　國朝自洪武爺開基傳至萬曆爺乃第十三代天子那爺爺聖武神文英明仁孝真個朝無倖位野沒遺賢內中单表江西南昌府進賢縣有一人姓張名權祖上原是富家報充了个粮長那知就

這般長後，內嫁了人家，把房產陸續弄完，傳到張權父親，已是寸土不存。這役子還不能脫，間壁是个嶽州小木匠店，張權幼年間終日在那店門首閒看，拿匠人的斧鑿學做。這也是一時戲耍，不想父母因家道貧乏，見兒子沒甚生理，就送他學成這行生意。後來父母亡過，那嶽州木匠也年老歸鄉，張權便頂着這店，因做人誠實，儘有主顧。苦掙了幾年，遂娶了个渾家陳氏。夫妻二人，將就過活，怎奈里役還不時纏擾。張權與渾家商議，離了故土，搬至蘇州閶門外皇華亭側邊，開个店兒，自起了个別號，去那白粉墻上

寫兩行大字道江西張仰亭精造堅固小朱家火不悞主顧張權自到蘇州生意順溜頗頗得過却又稍有生下兩个兒子常言道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不覺已到七八歲上送在鄰家一个義學中讀書大的取名廷秀小的與做文秀這學中共有十來个孩子止他兩个教着便會不上幾年把經書讀得希爛看看廷秀長成一十三歲文秀一十二歲都生得眉目疎秀人物軒昂那時先生教他學做文字却就學会

柢承句修詞這張權雖是手藝之人因見二子讀書也有个向上之念誰想這年一秋無雨

做了个旱荒寸草不苗大戶人家有來的却又閉倉過糶只苦得那些小百姓若老若幼餓死無數官府看不過開發義倉賑濟百姓關支的十無三四白白裡與吏胥做了人家又發米于各處寺院煑粥救濟貧民那又把米侵匿一碗粥中不上幾顆米粒還有把糠粃木屑攪和在內凡吃的俱各嘔吐往往反速其死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那里曉得恁般弊竇有名無實正是

隨你官清似水　難逃吏滑如油

且說張權因逢着荒年只得把兒子做了學也教他

學做木匠、二子天性聰明、那消幾日、就學會了、且又做得精細、比積年老匠、更勝幾分、喜得張權滿面添花、只是木匠便會了、做下家火、擺在門首、絕無人買、不勾幾時、將平日積下些小本錢、看看摸盡、連衣服都解當來吃在肚裡、張權心下着忙、與渾家陳氏商議、要尋个所在趁工、幾時度過荒年、再作區處、出去走了幾日、無个安身之地、只得依先在門首磨打家火賣、巴巴望个主顧來買、一日正當午後、只見一人年紀五十以上、穿着一身細絹衣服、後邊小廝跟隨、在街上蹺將過去、忽抬頭看見張權門首擺列許多

家火做得精致，就停住腳觀看。張權瞧見，便放下手中生活，上前招架道：「員外要甚家火？裡面請看。」那人走上堦頭，問道：「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麽？」張權道：「盡是小子親手所造，木料又乾又厚，工夫精細，比別家不同。若是作成小子，情願奉讓加一。」那人道：「我買到不要買，問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麽？」張權道：「這也使得。不知尊府住在何處？要做甚家火？」那人道：「我家住在專諸巷內天庫前，有名開玉器鋪的王家。要做一副嫁粧，木料儘多，只要做得堅固精巧。完了嫁粧，還要做些桌椅書廚等類。你若肯做時，再換兩

个好副手同來張權正要尋恁般所在這却不是天賜其便乃答道多承員外下顧不知還在幾時動手那人道你若有工夫就是明日做起張權道旣如此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侯便了說罷那人作別而去你道那人是何等樣人物原來姓王名憲積祖豪富家中有幾十萬家私傳到他手裡却又開起一个玉器舖兒愈加饒裕人見他有錢都稱做王員外那王員外雖然是个富家做人到也謙虛忠厚樂善好施只是一件年過五旬却沒有子嗣渾家徐氏單生兩个女兒長的喚做瑞姐二年前已招贅了个女壻趙

昂在家。次女玉娥。年方一十四歲。未有姻事。生得人物聰明。姿容端正。王員外夫婦鍾愛。猶勝過長女。那趙昂元是个舊家子弟。王員外與其父是通家好友。因他父母雙亡。王員外念是故人之子。就贅入爲壻。又與他納粟入監。指望讀書成器。誰知趙昂一納了監生。就擺而兒之起來。把書本撇開。穿着一套瀾服終日在街坊搖擺。爲人且又奸狡險惡。見王員外沒有兒子。以爲自巳是个贅壻。這家私恰像板脇上刑定是他承受。家業再沒緣移的了。遇着个老婆那又是个不賢慧的班頭。一心只向着老公。見父母有些

妹子。恐怕也贅个女壻。分了家私。好生妬忌。有贅婿。
詩說得好。

人家贅婿一何癡。異種如何接木枝。
兩口未曾沾孝順。一心只想覇家私。
愁深秖爲防生舅。念狠兼之妬小姨。
半子虛名空受氣。不如安命沒孩兒。

話分兩頭。且說張權正愁沒飯吃。今日攬了這樁大生意。心中好不歡喜。到次日起來。糴了些柴米在家。分付渾家照管門戶。同着兩个兒子。帶了斧鑿鋸子。進了閶門。來到天庫前。見个大玉器鋪子。張權約莫

問口也見一班

是王家了，立住脚正要問人時，只見王員外從裡邊走將出來，張權即忙上前相見，王員外問道有幾個幫手在此，張權道止有兩个，便教兒子過來見了員外。弟兄兩人將家火遞與父親，向前深深作揖，王員外還了个半禮，見是兩个小厮，便道我因要做好生活，故此尋你，怎麼教這小厮家來做，張權正要開言，廷秀上前道，員外自古道，後生可畏，年紀雖小，手段不小，且試做來看，莫要就輕忽了人。王員外看見二子人物清秀，且又能言快語，乃問道這兩个小厮是你甚人，張權道是小子的兒子，王員外道你到生得

這兩个好兒子，張權道不敢，只是沒飯吃，王員外道有了恁樣兒子，愁甚沒飯吃，隨我到裡邊來，當下父子三人一齊跟進大廳，王員外喚家人王進開了一間房子，搬出木料交與張權，分付了樣式，父子三人量畫定了，動起斧鋸，手忙腳亂直做到晚，吃了夜飯又討些燈火，做起夜作，半夜方睡，一連做了五日，成了幾件傢火，請王員外來看，王員外逐件仔細一觀，連聲喝采道，果然做得精巧，他把傢火看了一回，又看張權兒子一回，見他弟兄兩个只顧做生活，頭也不擡，不覺觸動無子之念，嘿然傷感，走入裡邊，坐在

房中一个壁角邊兩个冒頭墩做一堆、背駡了噴口、也不開渾家、徐氏看見恁般模樣、連問幾聲、也不荅應、急急走到外邊來問員外適纔與誰惹氣、都說纔在了新做的家火進來、並不曾與甚人惹氣、徐氏問明白了、又走到房裡、見丈夫依舊如此悶坐、乃上前道、員外家中吃的儘有、穿的儘有、雖沒有萬貫家私、也算做是个財主、況今年紀五十之外、便日日快活到八十歲、也不上三十年了、着甚要緊、恁般煩惱、王員外道、媽媽、正爲後頭日子短了、因此煩惱、你想我辛勤了半世、掙得這些少家私、却不曾生得个兒子傳

授與他接摋紛香烟就是有兩个女兒總養他乙百來歲終是別人家媳婦與我毫沒相干譬如瑞姐自與他做親之後一心只對着丈夫把你我便撇在腦後何嘗牽掛父母着些疼熱反不如張木匠北个手藝之人看他年紀還小我卜來年到生得兩个好兒子一个个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且又聰明勁諫父子恩恩愛愛不殺而義適幾完下幾件家火十分精巧便是積年老手段也做他不過只可惜落在他家做了木匠若我得了這樣一个兒子就請个先生教他讀書怕不是聯科及第光耀祖宗徐氏見丈夫煩惱便

歎慰道員外這也不難、常言道著意種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陰、既張木匠見子恁般聰明俊秀、何不與他說承繼一个、豈不是無子而有子、王員外聞言、心中歡喜道媽媽所見極是、但不知他可肯哩、當夜無話、到次日飯後、王員外走到廳上、張權上前說道員外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裡、相求員外借些工錢買辦柴米、安頓了敝房、明日早來、王員外道這个易處、我有句話兒問你、張權道不知員外有甚分付王員外道兩位令郎今年幾歲、叫甚名字、張權道大的名廷秀、年十四歲了、小的名文秀、年十二歲了、王

員外道可識字麼張權道也曾讀過幾年書只為讀了書就住了字到也識的王員外道我欲要承繼大令郎為子做个親戚往來你可肯麼張權道員外休得取笑小子乃手藝之人怎敢仰攀宅上就是小兒也沒有恁樣福分王員外道何出此言貧富那个是骨裡帶來的你若肯時就擇个吉日過門我便請个先生教他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張權見王員外認真要過繼他兒子滿面堆起笑來道既承員外提挈小兒小子怎敢固辭今晚且同回去與敝房說知待員外擇日過門罷王員外道說得是遂不回覆

了徐氏取出乙兩銀子工錢付與張權到晚上領着二子作别回家陳氏接着張權把王員外要過繼兒子一事與渾家說知夫妻歡天喜地就是廷秀見說要請先生教他讀書也甚欲得話休煩絮王員外擇了吉日做下一身新衣送來穿着張權將廷秀打扮起來真个人是衣裝佛是金裝廷秀穿了一身華麗衣服比前愈加丰采全不像貧家之子當下廷秀拜别母親作辭兄弟陳氏又將好言訓誨教他孝順親熱謙恭下氣廷秀唯唯雖然不是長别母子未免流泪張權親自送到王家只見廳上大排筵席親朋滿

座見說到了盡來迎接到麗與衆親戚作揖過了先引去拜過家廟然後請王員外夫婦到廳上坐下廷秀上前四雙八拜又與趙昂夫婦對拜又到裡邊與玉姐相見其餘內外男女親戚一一拜見已畢入席飲酒就改名王廷秀與玉姐兩下同年因小兩个月排行三官廷秀在席上謙恭揖讓禮數甚周親友無不稱贊內中止有趙昂夫婦心中不悅當日大吹大擂鼓樂喧天直至更餘而散次日張權同着次子來謝過了王員外依先到大廳上去做生活王員外數日內便將了个先生到家又對張權說二一令郎這樣

青年美質豈可將他埋沒何不教他與廷秀一齊讀書就在這裏吃些現成茶飯張權道只是又要相擾小子心上不安王員外道如今已是一家何出此言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讀書張權另叫副手相幇不題且說廷秀弟兄讀書原不多時都還記得那先生見二子聰明盡心指教乙年之間三場俱通此時王員外家火已是做完張權趂了若干工銀王員外分外又資助些銀兩依舊在家開店過日

雖然將上不足　也是比下有餘

且說王員外大女玉姐年已一十五歲尚有親事做

媒的絡繹不絕，王員外因是愛女，要擇个有才貌的女壻，不知說過多少人家，再沒有中意的，看見廷秀勤謹讀書，到有心就要把他為壻，還恐不能成就，私下詢問先生，先生極口稱贊，二子文章必然是个大器，王員外見先生贊得太過，只道是阿諛之詞，反放心不下，卽討幾篇文字，送與相識老學觀看，所言與先生相合，心下喜歡，來對渾家商議，徐氏也愛廷秀人材出衆，又肯讀書，一力攛掇，王員外主意已定，央族弟王三叔往張家為媒，王三叔得了言語，一經來到張家，把王員外要贅廷秀為婿的話說與張權，張

權推托門户不當不肯應承王三叔道此是家兄因愛令郎才貌異日定有些好處故此情願又非你去求他何必推辭張權方纔依允王三叔回覆了王員外便去擇選吉日行聘不題單表趙昂夫妻初時見王員外承繼張延秀爲子又請先生敎他讀書心中已是不樂只不好來阻當今日見說要將玉姐嫁他篤婿愈加妒忌夫妻兩个商議了說話要來翻阻這事當下趙昂先走入來見王員外道有何話見本不該小婿多口只是旣在此間事同一體不得不說又恐說時反要招怪不敢啓齒王員外道我有甚差誤

主見

說得爽快
當面罵趙
昂而不知

處得你點撥，乃是正理。怎麼惟你趙昂道，便是小姨的親事，向來有多少名門舊族求親，岳父都不應承，如何却要配與三官。我想他是個小戶出身，岳父承繼在家，不過是個養子，原不算十分正經，無人議論。今若贅做女婿，豈不被人笑話。王員外笑道：賢婿這事不勞你過憂，我自有主見在此。常言道：會嫁嫁對頭，不會嫁嫁門樓。我為這親事，不知揀過多少子弟，並沒有一个入眼。他雖是小家子出身，生得相貌堂堂，人材出衆，况且又肯讀書，做的文字，人人稱賛，說他定有科甲之分。放着恁般目知眼見的不嫁，難道

到在那些酒包飯袋裡去搜覓若肯得个好的也還有指望倘一時沒眼色配着个不俗不俗如醉如痴的蠢材豈不反悮了終身如今縱有人笑話不過一時倘後來有些好處方見我有先見之明趙昂聽說呵呵的笑道若論他相貌也還有幾分可聽若說他會做文字人人稱贊這便差了且不要論別處只這蘇州城裡有無數高才絕學朝吟暮讀受盡了燈窗之苦尚不能勾飛黃騰達他纔剛剛讀得年把書就要想中舉人進士岳父你且想一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个進士就如篩眼裡篩出來一般如何把來

看得恁般容易。這些稱賢文字的，肯欺你不曉得其中道理，見你這樣認真，辨好歹，與把發趣的話兒哄你，如何便信以爲實。王員外正要開言，旁邊轉過瑞姐道：爹爹，恁着我們這樣人家，妹子恁般容貌，怕沒有門當戶對人家來對親，却與這木匠的兒子爲妻，豈不玷辱門風，被人耻笑。據我看起來，這斧頭鋸子便是他的本等，曉得文字怎麼樣做的。我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有甚好處。後來怎好與他相往。王員外見說，心中大怒道：他既爲了我的了婿，傳授這些家業，縱然讀書不成，就坐吃到老，也還有餘。那見得原

做水匠與你難好相性我看起來他日下雖窮後來只怕你還趕他腳跟不着哩那个要你管這樣閒帳可不推倒麽一頭說得真裡邊而走羞得趙昂夫妻滿面通紅連聲道干我甚事只爲價兩上不好看故此好言相勸寧消如此發怒只怕後來伏懊想我們今日的說話便違了王員外也不理他直至房中怒氣不息徐氏看見便問道爲甚氣得恁般模樣王員外將適來之事備細說知徐氏也好生不悅怪員外因趙昂羞落廷秀心中不忿務要與他爭氣到把行捐納事關起收拾五百兩銀子將拜匣盛了取一个

心腹家人拿着自己憑帖送與張權教他置買乙所房子棄了木匠行業另開別店然後擇日行聘張權夫妻見王員外恁般慷慨千恩萬謝感激不盡自古道無巧不成話張權正要尋覓大房不想左間壁一个大布店情願連房帶店出脫與人却不是一事兩便張權貪他現成恣意頂了這店開張起來又討下一房家人一个養娘家中置辦得十分次第然後王員外選日行聘大開筵席廣請親朋雖則延秀行聘却又不放回家兆有趙昂自覺沒趣躲了出去瑞姐也坐在房裡不肯出來因是贅婿到是王員外送聘

張權同禮，諸色豐盛，鄰里無不喝采。自此之後，張權店中日盛一日，挨擠不開，又僱了個夥計相幫。大凡人最是勢利，見張權恁般熱鬧，把張木匠三字撇過一邊，盡稱爲張仰亭。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鐵也增光

話分兩頭。且說趙昂自那日被王員外搶白了，把怒氣都遷到張家父子身上。又見張權買房開店，料道是丈人暗地與他的銀子，越加忿怒，成了個不解之冤。思量要謀害他父子性命，獨并王員外家私。只是沒有下手之處，與老婆商議。那婆娘道：不難，我有個

妙策在此，教他有口難分，死于獄底。趙昂滿心歡喜，請問其策。那婆娘道：「誰不曉得張權是个窮木匠，今驟然買了房子，開張大店，只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將銀子買的。那些鄰里如何知得？心下定然疑惑。如今老厭物要親解白粮到京，趁他起身去後，拚幾十兩銀子買囑捕人，教強盜扳他同夥打劫，窩頓贓物在家，就拘鄰里審時，料必實說當初其實窮的，不知如何驟富，合了強盜的言語，這个死罪那里逃得過？去，房產家私必然入官變賣，那時老厭物已不在家，他又是異鄉之人，又無親族，誰人去照管這條性命？

决無活理等張木匠死了慢慢用軟計在老厭物面前冷丢擻張廷秀出門再尋个計策做成圈套裝在玉姐名下只說與人有奸老厭物是直性的人聽得了恁樣話自然遍他上路去了這个禍根還有甚人來分得我家的東西趙昂見說連連稱妙只等王員外起身解粮便來動手且說王員外因田産廣多點了个白粮解户欲要包與人去恐不了事只得親往順便帶些玉器到京發賣一舉兩得遂將家中事體料理停當即日起身分付廷秀用心讀書又教渾家好生看待大戶人結交富家自然有許多禮數像王

眞予宅心爲富所累一種狠心捏行去了老之過也趙昂每冷大口且林噜个代房

何不遇之事把則已要算之不能亦所以未能為之口

員外這般遠行少不得親戚都要餞送有好幾日酒席那張權一來是大恩人二來又是新親家一發理之當然自不必說到臨行這日張權父子三人直送至舡上而別却說趙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後要尋捕人陷害張權却沒有个熟腳問瓦誰好忽地思量起來幼時有个同窓楊洪聞得見今當充捕人何不去投他但不知住在那里暗想道且走到府前去訪問料必有人曉得即與老婆要了五十兩銀子打做一包又取了些散碎銀兩忙忙的走到府門口只見做公的東一堆西一簇好生熱閙趙昂有事在身無心

覷看，伺一个老年公差，舉一舉手道，上下可曉得趙
捕楊洪住在何處，那公差答道，便是楊黑心麼，他住
在烏鵲橋巷內，剛方走進捕廳裡去了，趙昂謝華
承教了，飛向捕廳衙前來看，只見楊洪從裡邊走
出，趙昂上前迎住，拱手道，有一件事特來相求，楊兄
一步，楊洪道，有甚見諭，就此說也不妨，趙昂道，這里
不是說話之處，兩下廝挽着出了府門，到一个酒店
中揀副僻靜座頭坐下，叙了些疎闊寒溫，酒保將酒
菓嗄飯擺來，兩人吃了一回，趙昂開言，低低道，此來
相煩，不為別事，因有个讐家，欲要在兄身上分付个

殺盜扱絶了其性命出這口惡氣便摸出銀子來放在桌上把包撒開道白銀五十兩先送與兄專就之日再送五十兩湊成十數千萬不要推托自古道公人見錢猶如蒼蠅見血那揚洪見了雪白的一大包銀子怎不動火連叫且收過了説話恐被人看見不當穩便趙昂依舊包好放在半邊揚洪道且説那讐家是何等樣人姓甚名誰有甚家事拿了時可有親丁出來打官司告狀麼趙昂道他名叫張權江西小木匠出身住在閶門皇華亭側舊時原是个窮漢近日穿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錢財貴起一所大房

張布店正有兩个兒子都還是黃毛小厮此外更無別人不消慮得楊洪道這樣不打緊前日剛拿五个强盜是打劫龐縣丞的因總捕侯爺公出尚未到官待我分付了叫他當堂招出包你穩穩問他个死罪那時就獄中結果他性命如翻掌之易了趙昂深深作揖道全仗老兄着力正數之外另自有報楊洪道我與尊相從小相知怎說恁樣客話把銀子袖過兩下又吃了一大回酒起身會鈔臨出店門趙昂又千叮萬囑楊洪道不須多話包你妥當拱拱手原向府內去了趙昂回到家裡把上項事說與老婆知道兩

人暗自歡喜且說楊洪得了銀子也不通夥計得知到衙門前完了些公事同到家中將銀交與老婆藏好便去買些魚肉安排起來又打一大壺酒盪得滾熱又煮一大鍋飯收拾停當把中門閉上走到後邊將匙鑰開了牢房那五个强盜見他進門只道又來拷打都慌張了口中只是哀告楊洪笑道我豈是要打你只爲我們這些夥計見我不動手只道有甚私弊故此不得不依他們轉動兩日見你衆人吃這些痛苦心中好生不忍今日趁夥計都不在此特買些酒肉與你們將息一日好去見官那些强盜見說不

去打他反有酒肉來吃喜出望外一个个千恩萬謝須臾搬進擺做一棹却是每人一碗肉一碗魚一大碗酒兩大碗飯楊洪先將一名開了鉄鍊放他飲食那強盗連日沒有酒肉到口又受了許多痛苦一見了猶如餓虎見羊不勾大嚼頃刻吃个乾凈吃完了依舊鎖好又放一个起來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不一時輪流都吃遍了楊洪收過家火又走進來問道你們曾偷過閶門外開布店張木匠張權的東西麼都道沒有楊洪道既沒有爲何曉得你們事露連日叫人來叮囑要快些了你們性命你們各自去想

一想或者有些什麼寃讐衆强盜真个各去胡思亂想內中一个道是了是了三月前我曾在閶門外一个布店買布爲爭等子頭上起被我扁罵了一場想是他懷恨在心故此要來傷我們性命楊洪便趂勢道這等不消說起是了但不過是件小事怎麼就要害許多人的性命那人心腸却也太狠衆强盜見說一个个咬牙切齒楊洪道你們要報讐有甚難處明日解審時當堂招他是个同夥一向打劫的贓物都寄在他家况他又是殷發咬實了必然難脫却教他賠償受苦况他家中有錢也落得他使用又饒過勢

不要敢招待拷問到後邊眾口一詞招出方像真的眾人俱各歡喜道還是楊兩叔有見識楊洪又說了他出身細底又分付莫與夥計們得知他們通得了錢都是一路眾強盜牢記在心楊洪見事已諧心中歡喜依舊將門鎖好又來到府前打聽候同知晚上回府便會同了眾捕快次日解官有詩為証

只因強盜設捕人　誰知捕人賽強盜
買放真盜扳平民　官法縱免幽亦報

次早眾捕快都到楊洪家裡寫了一張解呈拿了贓物帶着這班強盜來到總捕廳前伺候不多時候爺

升堂楊洪同衆捕快將強盜解進跪在廳前把解呈遞上禀道前月在平望地方擒獲强盜一起五名正是打刼麗縣丞的眞賍眞盜解在臺下侯爺將解呈看了五个强盜都有姓名計文吉适袁良段文闽三虎點過了名又將賍物逐一點明不多什麽東西便問捕快道聞得麗縣丞十分貪汚囊槖甚多俱被刼去如何只有這幾件粗重東西其餘的都在那里衆捕快禀道小的們所獲只有這幾件此外並沒有了或者他們還窩在那處老爺審問便知侯爺喚上强盜問道你一班共有幾人做過幾年打刼多少人家

贓物都寄頓在何處從實細說饒你刑罰强盜一一招稱只有五个並無別人劫過東西俱已花費止存這些餘外更沒有寄頓所在侯爺大怒討過夾棍一齊夾起繞套得上都喊道還有幾名都已逃散只有一个江西木匠張權住在閶門外邊向來打劫銀兩都寄在他家如今見開布店侯爺見異口同聲認以爲實連忙起籤差原捕楊洪等押着兩名强盜作眼同去擒拿張權起贓遞解那三名鎖在庭柱上等解到同審侯爺再理別事且說楊洪同衆人押着强盜一徑望閶門而去趙昂也在府前打聽看見楊洪

已知事發自已躲過一邊却教手下人遠遠跟去看其動靜楊洪到了張權門首立住脚道這里是了只見張權在店中做生意擠着許多主顧打發不開楊洪分開衆人托地跳進店裡將鏈子望張權頭上便套張權吽聲阿呀却是為何楊洪伸開手兩个大巴掌罵道你這强盜還要問甚你打劫許多東西在家好快活却帶累我們不時比捕張權連聲叫苦道這是那裡說起正要分辨時衆捕人押着强盜望裡邊去了楊洪恐怕衆人搶好東西藏過忙將張權鎖好又取出鈕扭上了也帶入裡面起賍那時驚得一家

無處躲避門前買布的與數計討了銀錢自往別處去買看的人擁做一屋家捕快將一應細軟都搜括出來只揀銀兩衣飾各自溜過其餘打起幾个大包連店中布疋盡情收拾張權夫妻抱頭大哭道不知這場橫禍那裏飛來剛下分拾不得捕人上前拆開牽着便走那些鄰里不曉得的認以爲真便道我說他一向家事不濟如何忽地買起房屋開這樣大舖子又與兒子定親只道他掘了藏原來却做了這行生意故此有錢有幾个相識曉得些的與他分剖說是个好人這些東西是裴家王員外扶持的不知爲

共被人扳害。眾人那里肯信。一路上說好說歹不止一个。都跟來看。且說楊洪一班押張權到了府中。侯爺在堂立等回話。解將進去。跪下。把東西放做一堂楊洪禀道張權拿到了。侯爺教放下在上三个强盗同審。又將東西逐一驗過。張權上前泣訴道。爺爺。小人是个良民。從來與這班人不曾識面。何嘗與他同盜。其實是辟空陷害。望爺爺超拔。侯爺喝道。既不曾同盜。這些賍物那里來的。張權道。這東西是小人自己掙的。並非賍物。乃對眾強盜道。我從不曾認得你們。你甚冤讐。今日害我。眾强盜道。我們本不欲扳你

出來只因熬刑不過一時招出你也承認罷省得受那痛苦張權高聲叫屈道你這些千刀萬剮的強盜得了那個錢財扳來害我眾強盜道張權仁心天理打劫龐縣丞見你起的禍根其他雖不曾同去拿來的東西俱放在你家營運如何賴得張權又稟道爺爺小人住在此地將有二十年了並不曾與人角口一發怎敢爲此等犯法之事若有此情必然搬向隱僻所在去了豈敢還在閙市上開店爺爺不信可拘四鄰地方來問便知小人平素侯爺見他苦苦折辨不招對眾强盜道你這班人想必把真强盜隱匿卻

害平人、教都夾起來衆皂隷一齊向前動手、夾得五个强盜殺猪般叫喊只是一口咬定張權是个同夥不肯改口又道爺爺他是小木匠、那个不曉得是个窮漢如何驟然置買房屋開起恁樣大个店來只這个就明白了、侯爺道是你是个窮木匠為何忽地驟富、這个須沒得辨、喝教也夾起來、張權上前再三分辨是親家王員外扶持的銀子、侯爺那里肯聽可憐張權何嘗經此痛苦、今日上了夾棍、又加乙百杠子、死而復蘇熬煉不過只得枉招、侯爺見巳招承、即放了夾棍各打四十毛板將招繇做實擬律都擬斬罪

贓物販賣張權房屋家私盡行變賣入官讀供已畢上了腳鐐手杻發下司獄司監禁連夜備文申報上司正是

閉門家裡坐　禍從天上來

話分兩頭且說陳氏見丈夫拿去哭死在地廚下養娘救醒便教家人將計隨去看個下落顧便報與二子廷秀弟兄正在書院讀書見報父親被強盜攀了嚇得魂飛魄散撇下書本帶跌而奔先生也隨將來看裡邊徐氏曉得連忙教幾個家人探聽廷秀弟兄隨了家人趕到府中父親已是解進衙門立在外邊打

探聽得拼了半日也上夾棍着了急便要望後邊去禀復先生一把扯住道你若進去也被拘住身了那个出頭去辦冤二子見先生之言有理便住了脚悄父親夾得聲音悽慘都叫起屈來被把門人攔送出外邊少頃見兩个人扶着父親出來兩眼閉着半死半活又曉得問實斬罪上前抱住放聲大哭一个字也說不出張權耳內聞得兒子聲音方纔掙眼一看淚如珠湧欲待分付幾聲被楊洪走上前一手推開廷秀扶挾而行脚不點地直至司獄司前交與禁子開了監門扶將進去廷秀弟兄欲要也跟入去禁子

那望青容連忙將監門閉上可憐二子哭倒在地那先生同眾計家人隨後也到將廷秀扶起道事已至此哭亦無益且回家去再作區處二子無奈只得收淚對禁子道列位大叔在上可憐老父是含冤負屈之人凡事全仗照管自當重報禁子道小官人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做公的買賣千錢賺不如八百現我們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也不想甚重報有便如今就送與我們凡事自然看顧一分若沒有也便罷了決無人來催討那遠話兒且請收着等你不及廷秀道今日不曾准備在此明早即來相懇禁子

道既恁樣放心請同我們自理會得廷秀弟兄同衆人轉來也不到丈人家裡一逕出閶門去看母親走至門首只見侯同如已差人將房子鎖閉兩條封皮交叉封着陳氏同養娘都在門首啼哭一見兒子到來相抱而哭真个是痛上加痛悲中轉悲旁邊看的人無不垂泪稱冤那般討井衆人見恁般光景也不相顧各自去尋活路母子計議無處投奔只得同到丈人家裡暫住再作區處到了王員外門口廷秀先進去報知徐氏與女兒出來迎接瑞兒已罷請入房裡那時趙昂已往楊洪家去探聽瑞姐聽得他來相

見廷秀母子將前後事情哭訴一番徐氏也覺慘傷玉姐暗自流淚只有瑞姐心中歡喜假意勸慰當晚徐氏准備酒餚款待陳氏水米不沾一味悲泣徐氏解勸不止到次日廷秀與母親商議要牢中去看父親說昨日已許了禁子東西如今一無所有如何是好正沒做理會徐氏走來知得便去取出十兩銀子遞與廷秀道你且先將去用若少時再對我說等你父親回家就易處了陳氏謝道屢承親家厚恩無門可報今日又來累及親家損鈔今生不能相報死當銜結以報大恩陳氏道說那里話親翁在患難之際

員外又不在家不能分憂些小東西何足為謝當下弟兄二人將銀留了八兩把二兩封好央先生同到司獄司前送與禁子禁子嫌少又增了一兩方纔放二人進去先生自在外邊等候禁子引二子來到後監見父親倒在一个壁角邊亂草之上兩腿皮開肉綻腳鐐手杻緊緊鎖牢淹淹止存一息二子一見猶如亂箭攢心放聲號哭奔向前來叫聲爹爹孩兒在此把他扶將起來那張權睜開眼見了兒子嗚嗚的哭道兒莫不是與你夢中相會麼廷秀說爹爹那里說起降着這場横禍到此地位如何是好張權掩着

二子道我的兒爲善的爲了一世善人不想受此惡報死于獄底我死也罷了只是受了王員外厚恩未曾報得不能瞑目你們後來倘有成人之日勿要忘了此人廷秀道爹爹且寬心將養身子待孩兒拚命往上司衙門訴冤務必救爹爹出去張權搖着手道不可不可如今乃是強盜當堂招實誰不知何人誣陷去告誰好況候同知見任在此就准下來他們官官相護必不肯翻招反受一場苦楚況你年紀幼小有甚力量幹此大事我受刑已重料必不久也別沒甚話分付只有你母親早晚好好伏侍卽如與我一

絕處逢生
此是吾人
之教

般用心去讀書倘有好日與爹爭口氣罷說罷父子又哭

冤情說到傷心處　鐵石人聞也斷腸

旁邊有一人名喚种義昔年因路見不平打死人命問絞在監見他父子如此哭泣心中甚不過意便道你們父子且勿悲啼我种義平生熱腸仗義故此這了人命昨日見你進來只道真是強盜不存心上誰想有此冤枉我种義豈忍坐視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讀書今後令尊早晚酒食我自支持不必送來倘瘡目下雖見料必不至傷身其餘監中一應使用有

我在此，豈望受，不敢求要你銀子，等待新按些按臨

那時去伸冤，必然有个生路。廷秀弟兄聽說，連忙叩拜道：多蒙義士厚意，老父倘有出頭之日，決不忘報。种義扶起道：不要拜謝，目今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二子便去攙張權起來。張權腿上疼痛，二子年幼力弱，那里掙扎得起。种義忍不住，自己揎拳裸袖，向前扶起，慢慢的逐步捱到前邊种義房中，就教他睡在自己床鋪上，取出棒瘡膏與張權貼好。廷秀見有倚靠，略略心寬，取出二兩銀子，送與种義，為盤纏之費。种義初時不肯受，廷秀弟兄再三哀懇，方纔受了一半。

子俱戀不忍分離怎奈天色漸晚禁子催促只得含淚而別出了監門尋著先生取路回家廷秀弟兄一路商議母親住在王家終不穩便不若就司獄司左近賃間房子居住早晚照管父親那又便當計議已定到家與母親說知次日將餘下的銀兩賃下兩間房屋置辦幾件日用家火廷秀告知徐氏說母親自要去住徐氏與玉姐苦留不住只得差人相送又贈些銀米禮物陳氏同二子領著春娘進了新房自到牢中看覷丈夫相見之間哀苦自不必說弟兄二人住過三四日依原來到王家讀書終是掛念父親不

時出入把學業都荒廢了不題廷秀且說趙昂自從陷害張權之後又與妻子計較要撚廷秀出門那婆娘道要他出門也甚容易只要多費幾兩銀子趙昂道有甚妙計你且說來便費幾兩銀子也是甘心的那婆娘道要他出去除非將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銀子買囑停當等父親回時七張八嘴都說廷秀偷東西在外闝賭他見衆人說話相同自然半信半疑那時我與你再把冷話去激發必定趕他出門待廷秀去後且再算計玉姐趙昂依着老婆把銀子買囑家中婢僕這些小人那知禮義見了銀子誰不依允不

則一日王憲京中解任回家合家大小都來相見惟有廷秀因母親有病歸家探看不在眼前那時文秀已是久住在家伏侍母親不在話下王員外便問三官如何不見衆人俱推不知徐氏便接過口來把張權被人陷害前後事情細說一遍又道想他看候父親去了王員外聞言心中驚訝少頃廷秀歸來相見王員外又細詢他父親之事廷秀哭訴一番哀求搭救王員外道你自去讀書待我心定了與你計較這事廷秀拜謝自歸書房到次日早上記掛母親也不與先生說知又回去候問不想王員外一起身便來

拜望先生又不見了廷秀問先生特說清早出外去了王員外心中便有幾分不喜與先生敘了些閒闊之情查點廷秀功課却又甚少先生怕主人見怪便道令郎自從令親家被陷之後不時往來看戲學業也荒疎了王員外見說廢了功課愈加不樂別了先生走到外邊見書童進來便問道可曉得三官那里去了那書童已得過趙昂銀子一見家主問時便荅道三官這一向不時在外闞賭整夜不回王員外似信不信喝退書童心中疑惑又去訪問家中童僕都是一般言語古語道得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王

員外平昔極是愛惜廷秀被衆人譏言一說卽信以爲眞暗暗懊悔道當初指望他讀書成人做了這事不想張權問罪在牢其中眞假未知他又不學長俊鬬睹兼全後來豈不悞了女兒終身肯年趙昂和瑞姐曾來勸諫只爲一時之惑反將他來嗔責如今却恁了他們口背如何是好委决不下在廳中團團走轉那時這些奴僕都將家主訪問之事報與趙昂趙昂大喜已知計中八九那外邊來打探恰好遇着夫人不等王員外開口便道小婿今日又有一句話要說只恐岳父又要見怪不好說得王員外道甚事休

題你說如今有甚事情趙昂道從岳父去後便要本區做了強盜問成死罪在牢小婿初時還只道是被人誣陷攀他鄉里說來那真有這事況且三官與岳父不在家中日逐以看父爲由留戀嫖賭親眼曉得的無不議論岳父扳關强盗親家招个敗子女婿連小婿也無顏見人當初若聽了小婿之言决沒有今日之事起初王員外已有八九分不悅又被趙昂這班言語一說凑成一十二分氣得啞口無言沉吟半晌方纔道當初是我一時見不到錯怪了你成就這事如今怎樣擺佈趙昂便道依小婿之見尚有機會王

員外忙開道你且說怎地可以挽回趙昂道若是畢姻過了這便無可奈何如今幸喜未曾成親爺父何不等廷秀回家責罵一場驅逐出門一面速央媒妁尋个門當戶對人家將玉姐嫁去他年紀又小又無親族何人與他理論這事設或告到官司見已婚配必無斷與之理況且是强盜之子官府自然又當別論是恁樣還不被人笑話若不聽小婿之言後來使玉姐身無所歸出乖露醜玷辱門風那時懊悔却不遲了上員外若是个有主意的還該往別處訪問个的確也不做了有始無終薄倖之人只因他是个直

性漢子，不曾轉這念頭，遂聽信了趙昂言語，點頭道是。曉得渾家平昔喜歡廷秀，恐怕攔阻，也不到後邊與他說知，同趙昂坐在廳中，專等廷秀回來不題。且說廷秀至家看過母親，也恐丈人尋問，急急就回來。到廳前見丈人與趙昂坐着說話，便上前作揖。王憲也不回禮，變着臉問道，你不在學中讀書，却到何處去遊蕩。廷秀看見顏色不善，心中驚駭，答道，因母親有病，回去探看。王員外道，這也罷了。且問你自我去後，做有多少功課，可將來看。廷秀道，只爲爹爹被陷，終日奔走，不曾十分讀書，功課甚少。王員外怒道，當

初指望你讀書有些好月、故此不計貧富、禮你為夫、又聘你為婿、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做下恁般勾當、玷辱我家、你這畜生又不學好、乘我出外終日遊蕩闘賭、被人恥笑我的女兒從小嬌養起來、若嫁你恁樣無籍、有甚出頭日子、這里不是你安身之處、快快出門饒你一頓孤拐、若再遲延、我就要打下你些臺僕看見家主盤問這事、恐怕時來對証、都四散走開廷秀見丈人忽地變心、心中苦楚、哭倒在地道孩兒父子蒙爹爹大恩、正圖報効、不幸被人誣陷、懸望爹爹歸家救拔、不知何人嗔怪孩兒、撥鬪是非、離間

我父子孩兒倘有不到之處但憑責罰死而無怨等
要孩兒出門這是斷然不去一頭說一頭哭好不悽
慘趙昂恐丈人回心轉來便禀道三官只是你不該
這樣沒正經如今哭也遲了廷秀道我何嘗幹這等
勾當都霹空生造趙昂道這話一發差了那个與你
有讐造這言語謗你况岳父又不是肯聽是非的必定做
下一遭兩次露人眼目如今岳父察聽的實方纔着
惱怎麼反歸怨別人廷秀道有那个看見的須叫他
來對證王員外罵道畜生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你在
外胡行那个不曉得尚要抵賴便搶過一根棒子穿

頭就打道畜生還不快走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
爹爹就打死也決不去的趙昂急忙扯開道三官岳
父是這樣執性的你且依他暫去待氣平了少不得
又要想你那時却不原是父子翁婿如今正在氣惱
上你便哭死料必不聽廷秀見丈人聲勢兇狠趙昂
又從旁尖言冷語幫扶心中明白是他撥撥料道安
身不住乃道既如此待我拜謝了母親去罷王員外
那里肯容連先生也不許他見趙昂推着廷秀背上
往外而走道三官你怎麼恁樣不識氣又要見你娘
做甚將他攙出大門而去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　到底終無怨恨心

且說徐氏在裡邊聽得堂中官宰哭泣，只道王員外打小厮們，那里想到廷秀身上，故此不在其意。重僕們也沒一个露些聲息。到午後聞得先生也打發去了，心下有些疑惑，問衆家人都推不知。至晚王員外進房，詢問其故，纔曉得廷秀被人擷了是非，趕逐去了。徐氏再三與他分辨，勸員外原收留回來。怎奈王員外被幾言蠱惑，立意不肯，反道徐氏護短。那王姐心如刀割，又不敢在爹媽面前明言，只好背地裡啼哭。徐氏放心不下，與道私自差人去請他來見，那些

章供與趙昂通是一路只推尋訪不着我下徐氏哥子且說廷秀離了王家心中又苦又惱不顧高低亂撞回來只見文秀正在門首問道哥哥如何又走轉來廷秀氣塞咽喉那里答得出半个字兒文秀道哥哥因甚氣得這般模樣廷秀停了一回方將上項事說與兄弟文秀道世態炎凉自來如此不足爲異只是王員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今纔到家驀地生起事端趙昂又在旁幫扶必然都是他的緣故如今且莫與母親說知恐曉得了愈加煩惱廷秀道賢弟之言甚是次日來到牢中看覷父親那將張權爲

了种義棒瘡已好，身體如舊。廷秀也將其事哭訴張
權。聞得嗟嘆不員外有始無終。种義便道：恁般說起
來，莫不你的事情也是趙昂所為？張權道：我與他素
無讐隙，恐沒這事。廷秀道：只有定親時，聞得他夫妻
說我家是木匠，阻當岳父不要贅我，岳父不聽，反受
了一場搶白，或者這個緣故上起的。种義道：這樣說，
自然是他了。如今且不要管是與不是，目下新按院
將到鎮江，小官人可央人寫張狀子去告，只說趙昂
將銀買囑捕人强盜，故此扳害。待他們自去分辨。若
果然是他所害，動起刑具，少不得內中有人招稱出

來若不是時也沒甚大害張權父子連聲道是廷秀
作別出監兄弟商議停當央人寫下狀詞要往鎮江
去告狀常言道機不密禍先行這樣事體只宜悄然
商議那張權是个老實頭不曾經歷事體的抑義又
是粗直之人說話全不照管早被一个禁子聽見這
禁子與楊洪乃是姑舅弟兄聞此消息乘風便去報
知楊洪聽得喫了一嚇連忙來尋趙昂商議走到王
員外門首不敢直入見个小廝進去央他傳報說有
府前姓楊的要尋趙相公說話趙昂料是楊洪即便
出來相見問道楊兄有甚話說楊洪扯到一个僻靜

所在將張廷秀已曉得你我害他即日要往撫院去
告狀倘若准了到衙門時用起刑具一時熬不得招
出真情反坐轉來卻不自害自身幸喜表弟聞得來
報故此特來商議趙昂聽了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乃道如此卻怎麼好楊洪道一不做二不休、只但便
捹用幾兩銀子我便捹斫些工夫連這兩個小廝一
併送了方纔斬草除根趙昂道銀子是小事只沒有
个妙策楊洪道不打緊他們是个窮鬼料道屁船不
起少不得是趁船我假裝起捕盜船來教我兄弟同
兩个副手泊在閶門再令表弟去打聽了起身日子

暗暗地出城，招攬下船，我便先到鎮江伺候。孩子家那知路徑，載他徑到江中，攧入水裡，可不乾淨。趙昂大喜，教楊洪少待，便去取出三十兩銀子，送與楊洪道：「煩兄用心，務除其根。事成之日，再當厚謝。」楊洪收了銀子，作別而去。且說廷秀打聽得將及過江，央人寫了狀詞，要往鎮江去告。那時陳氏病體痊愈，已知王員外趕逐回來，也只索無奈。見說要去告狀，對廷秀道：「你從未出路，獨自個去，我如何放心？須是弟兄同行，路上還有些商量。」廷秀道：「若得兄弟去便好。只是母親在家無人伏侍。」陳氏道：「來往不過數日，況有

養娘在家陪伴不消牽掛廷秀依着母親收拾盤纏來到監中別過父親背上行李徑出閶門來搭船剛走到渡僧橋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二位小官人往那裡去廷秀道往鎮江去那人道到鎮江有便船在此又快當又安穩廷秀聽說有便船便立住脚與文秀說道若是便船到強如在航船上挨擠文秀道任憑哥哥上張廷秀對船家說道你船在那里可就開麼船家道我們是本府理刑廳提來差往公幹的私巳搭一二人路上去買酒吃若沒人也就罷了有甚擔閣廷秀道既如此帶了我們去船家引他下了船

住在稍上必須只見一人背着行李而來稍公接着上船那人便問這兩个孩子是何人稍公道這兩个小官人也要往鎮江的容小人們帶他去趁幾文錢路上買酒吃望乞方便那人道止這兩个便容了你多便使不得稍公道只此兩个也是偶然遇着豈敢多搭說罷連忙開船你道這人是何等樣人就是楊洪兄弟楊江稍公便是副手當下楊江問道二位小官人姓甚住在何處到鎮江去何幹廷秀說了姓名居處又說父親被人陷害緣由如今要往按院告狀楊江道原來是好人家兒女可憐可憐你住在稍上

不便也到艙中來坐廷秀道如此多謝了弟兄搬到艙中住下揚江一路殷勤到買酒肉相請又許他到衙門上看顧弟兄二人感激不盡那船乃是捕盗的快船趂着順風連夜而走次日傍晚就到了鎮江船家與廷秀討了船錢假意催促上岸廷秀取了行李便要起身揚江道你這船家忒煞不行方便這兩位小官人從不曾出路的此時天色已晚教他那里去尋宿處又向廷秀道莫要理他今夜且在舟中住了明早同上涯去尋寓所安下就到察院前去打聽按院幾時按臨却不又省了今夜房錢廷秀弟兄只認

做奶人連聲稱謝依原把包裹放下楊江取出錢鈔教稍公買辦些酒肉分付移船到穩處安歇稍公答應將船直撑出西門閘外沿江濶處停泊稍公安排魚肉送入艙裡楊江滿斟苦勸將廷秀弟兄灌得大醉人事不醒倒在艙中那時楊洪已約定在此等候稍公口中忽哨一聲便跳下船即忙解纜開船悄悄的摇出江口順溜而下過了焦山到一寬濶處取出索子將他弟兄細綁起來恰如兩隻餛飩相似二子身上疼痛從醉夢中驚醒掙扎不動方待叫喊被楊洪楊江扛起向江中撲通的撺將下去眼見得二子

性命休了

可憐世上聰明子　化作江中浪宕魂。

你想長江中是何等樣水，那水從四川湖廣江西，一路上流衝將下來，猶如滾湯一般緊急，到了鎮江，直溜入海，就是落下一塊砂石，少不得隨流而下，偏有廷秀弟兄撇入水中，却反逆流上去。楊洪楊江望見也道奇怪，撥轉船頭赶上，各提起篙子，照著頭上便射。說將遲那時快，篙子離身不上一尺，早被三四个大浪將二人直湧開去，連船險些兒掀翻，那篙了便不能傷。楊江料道必無活理，原較至沿口泊下，次早

開船歸到蘇州回覆了趙昂趙昂心中大喜又找了
三十兩銀子楊洪几自嫌少兩下面紅頸赤而別不
在話下且說河南府有一人喚做褚衛年紀六十已
外平昔好善夫妻二人喫着一口長齋並無兒女專
在江南販布營生一日正裝着一大船布疋出了鎮
江望河南進發行不上三十餘里天色將晚風逆浪
大只得隨幇停泊江中捱到夜半聽得船旁像有物
撞响他也不在其意方欲合眼又像有人推醒一般
那船旁撞得越响了隱隱又有人叫心中奇怪爬起
來開了蓬窗打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浮着一人口內

微微有聲。褚衛慌忙叫起水手撈救上船。打起火來看時。却是十五六歲一个小厮。生得眉清目秀。渾身綁縛。微微止有一息。與他解下索子。燒起熱湯。灌了幾口。那孩子漸漸醒轉。嘔出許多清水。褚衛將乾衣與他換了。詢其緣故。小厮哭訴道。小人名喚張文秀只因父親被人陷害在牢。同哥哥廷秀來鎮江按院告狀。趁了个便船。說是蘇州理刑差人。一路假意殷勤照顧。昨夜到了鎮江。又留住在船。將酒灌醉我弟兄雙雙綁入水中。正不曉得他是何人。害我等性命。天幸得遇恩人救拔。但不知恩人高姓大號。這裏是

何處離鎮江多少路了，怎地送得小人歸家，決不忘恩。蘇衛本是好善之人，見他說得苦楚，心下十分可憐，初時到有送他回去之念，忽地想起鎮江到此，乃是逆水，怎麼反淌了上來，莫非此子後來有些好處，暗中自有鬼神護佑麼，我今尚無子嗣，何不留他回去做个螟蛉之子，却不是好，乃哄他道，我是河南蘇衛，販布回去，這里離鎮江已遠，有乙千餘里，怎能送你歸家，况昨夜謀你的，必是對頭，差來心腹，故此下這樣毒手，今若依你傳回家，必然又尋別事來害你，我今又無兒子，若不棄嫌，認做父子，隨歸家去，明年帶

你下來訪出昨夜之人，然後去告理，救你父親，可不好麽。文秀雖然記掛父母，到此無可奈何，只得依允，就拜褚衛爲父，改名褚嗣茂，帶上河南，不題。且說張廷秀被楊洪綑入水中，自分必死，不想半沉半浮，被大浪直湧到一个沙洲邊蘆葦之旁，到了天明，只見船隻甚多，俱在江心中往來，叫喊不聞。至午後，有一隻船傍洲而來，廷秀連喊救命。那船撐到洲邊，跳上船去，割斷繩索，放將起來，且喜得毫無傷損。廷秀舉眼看船中時，却是兩个中年漢子，十來个小厮，約莫俱有十六七歲。你道是何等樣人，元來是浙江紹興

府孫尚書府中戲子那兩个中年人、一个是師父潘忠、一个是管箱的家人領着行頭往南京去做戲在此經過恰好救了廷秀取幾件乾衣與他換了問其緣故廷秀把父親被害要到按院伸冤被船上謀害之事哭訴一遍又道多蒙救了性命若得送我回家定然厚報那潘忠因班中裝生的死了喉嚨正要尋个頂替見廷秀人物標致聲音响喨恰又年紀相仿心下暗喜道若教此人起來到好个生脚心下懷了這个私念就是順路往蘇州去謊道也還不肯放他轉身莫說如今却是逆路當下潘忠道我們乃紹興

孫尚書府中子弟到南京去做生意所有工夫拘轉去送你回家如今到京已近不如隨我們去住下慢慢覓便人帶你歸家你若不肯時我們也不管閒帳原送你到沙洲上等候別个便船帶回去罷廷秀聽得說出這話連忙道既然不是順路情願隨列位到京潘忠道這便使得廷秀自已雖然得了性命却又想着兄弟必定死了不住流淚那日乃是順風晚間便到南京次早入城尋寓所安下那絲行戲子原是有名的一到京中便有人叫去扮演廷秀也隨着行走過了數日潘忠對廷秀道衆人在此做生意各安

趁錢回去養家的、誰个肯白白養你、總然有便帶你回家、那盤費從何而來、不如暫學些本事、喫些活飲、那時回去却也容易、廷秀思想虧他們救了性命、空手坐食、心上已是過意不去、又聽了潘忠這班說話、愈覺羞慚、暗道我只指望掙个出身日子、顯祖揚宗、那知霹空降下這場沒影奇禍、弄得家破人亡、父南子北、流落至此、若學了這等下賤之事、還有甚麼長俊、如不依他、定難存住、却又想道昔日箕子爲奴、伍員求乞、他們都是大豪傑、在患難之際、也只得從權、我今日到此地位、也顧不得羞恥了、且暫度幾時再

作個處處應承了潘忠就學個生腳他資性本來聰慧教來曲子那消幾遍都就會了不勾數日便能登場扮來的戲出人意表賢愚共賞無一日空閒在京半年有餘積趲了些銀兩想道如今盤纏已有好回家了誰想潘忠先揣知其意悄悄瞞過了他的銀子廷秀依舊一雙空手不能歸去潘忠還恐他私下去了行坐不離廷秀脫身不得只得住下這叫做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話分兩頭却說陳氏自從打發兒子去後只恁年紀上司衙門稍當恐怕言語中差錯再不想到有人謀

害。巴到十月之外，風吹草動，也認做兒子回了，急出門覷看。漸漸過了半月二十日，一發專坐在門首盼望。那聽得還道按院未曾到任，在彼等候，後來聞得按院鎮江行事已完，又按臨別處，得了這个消息，急得如煎盤上螞蟻，沒奔一頭處，急到監中對丈夫說知，央人遍貼招帖，四處尋訪，並無蹤跡。正不知何處去了。夫妻痛哭，懊悔道：早知如此，不教他去也罷。如今冤苦未伸，到先送了兩个孩兒，後來倚靠誰人。轉思轉痛，愈想愈悲。初時還癡心妄想，有歸家日子，過了年餘，不見回來，料想已是死了，招魂設祭，日夜啼啼

哭哭、一个養娘却又患病死了、止留得孤身孑影越發悽慘、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遇打頭風、

且說王員外自那日聽信了趙昂言語、將廷秀逐出意欲就要把玉姐另配人家、一來恐廷秀有言、二來怕人誹議、未敢便行、次後聞得廷秀弟兄往鎮江按院告狀、只道他告賴親這節、老大着忙、口雖不言、腹內着人打聽、漸漸知得二子去後不知死活存亡、有了這个消耗、不勝歡喜、即央媒尋親、媒人得了這句口風、互相傳說開去、那些人家、只貪王員外是个財主

富翁那管曾經招過養壻數日間就有幾十家來相求玉姐初時見逐出廷秀已是無限煩惱還指望父親原收留回來總然不留回家少不得嫁去成親後來做鬧得有不好的信息也還半信半疑今番見父親流水選擇人家改嫁料想廷秀死是實了也怕不得羞恥放聲哭上樓去原來王員外的房屋却是一帶樓子下邊老夫妻睡處樓上乃玉姐臥室當下玉姐在樓上啼哭送來茶飯也不要喫他想道我今雖未成親却是從幼夫妻他總無祿夭亡我豈可偷生改節莫說生前被人唾罵就是死後亦有何顏見彼

與其悉耻苟活何若從容就死一則與丈夫爭氣二則見我這點真心只有母親放他不下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想一回哭一回漸漸哭得前聲不接後氣那徐氏把他當做掌上之珠見哭得恁般模樣急得無法可治口中連連的勸他莫要哭且說為甚緣故自巳却又鼻涕眼淚流水淌出來玉姐只得從實說出徐氏勸道兒不要睬那老沒志氣凡事有我在此做主明日就差人去訪問三官下落設或真有些山高水低奸歹將家業分一半與你守節若老沒志氣執意要把你改嫁我拚得與他性命相搏又對丫鬟

道快去叫員外來說个明白又分付倘有人在彼莫
說別話丫鬟急忙忙的來請誰想王員外因有个媒
人說一个新進學小秀才來求親聞得才貌又美且
是名門舊族十分中意欵留媒人酒飯正說得濃
飲得高興丫鬟說聲院君相請只當耳邊風如何肯
走起身丫鬟站勾腿酸脚麻只得進去回覆徐氏百
般苦勸剛剛畧止又加个趙昂老婆闖上樓來重新
哭起你道却是為何那趙昂擺布了張權赶逐了廷
秀還要算計死了玉姐獨吞家業因無機會未曾下
手今見王員外另擇人匹配滿懷不樂又沒个計策

阻擋在房與老婆商議這時聽得玉姐不覓在樓啼哭那不正中其意故此崩出走來故意說道妹子你如何不知好歹當初爹爹一時沒志氣把你配个木匠之子玷辱門風如今去了另配个門當戶對人家乃是你萬分造化了如何反恁地哭泣難道做強盜的媳婦木匠的老婆到勝似有名稱人家不成玉姐被這幾句話羞得滿面通紅顛倒大哭起來徐氏心中已是不悅瑞姐還不達時務扯做娘的到半邊低低說道母親莫不妹子與小廝才背地裡做下些蹊蹺勾當故此這般牽掛只這句話惱得徐氏兩太陽

火星直爆，把瑞姐劈面一啐，又恐怕氣壞了玉姐，不敢明說，止道你是同胞姊妹，不襄个好念，我方勸得他住，却走來激得重復啼哭，還要放恁樣冷屁，由他是强盜媳婦、木匠老婆罷了，着你甚急，胡言亂語。瑞姐被娘這塲搶白，羞慚無地，連忙下樓，一頭走，一頭說道：護短得好，只怕走盡天下，也沒見人家有這樣無耻閨女，早是不曾做親，便恁般疼老公，若是生男育女的，真个要同死合棺材哩，虧他扫掙得一副好老臉皮，全沒一毫羞耻，夾七夾八，一路嚷去，明明要氣玉姐上路。徐氏怕得合氣，由他自說，只做不聽見。

玉姐正哭得頭昏眼暗全不覺得看看到晚王員外喫得爛醉小厮扶進來自去睡了竟不知女兒這些緣故徐氏陪伴玉姐坐至更餘漸漸神思困倦睡眼朦朧打熬不住向玉姐道兒不消煩惱總在明早送你个决裂夜深了去睡罷推至床上除去簪釵和衣挨在被裡下了帳幔又分付了鬟們照管火燭大凡人家使女極是貪眼懶做十个裡邊難得一个長俊徐氏房中共有七八个丫鬟有三个貼身伏侍玉姐就在樓上睡臥那晚守到這時候一个个拗腰凸肚巴不能睡臥見徐氏勸玉姐睡了各自去收拾家火

專等徐氏下樓關上樓門盡去睡了徐氏下得樓來看丁員外醉臥正酣也不去驚動他將个燈火四面檢照一遍解衣就寢不題且說玉姐睡在床上轉思轉苦又想道母親雖這般說未必爹爹念頭若何總是依了母親到後終無結果又想起母親忍地將姐姐搶白必定有甚惡話傷我故此這般發怒我乃清清白白的人何苦被人笑耻不如死了到得乾淨又哭了一个更次聽了鬟們都齁齁熟睡樓下也無一些聲息遂抽身起來一頭哭一頭檢起一條汗巾走到中間掇个杌子墊腳把汗巾搭在梁上做个圈兒

將頭套入、兩腳登空、嗚呼哀哉、正是、

雖將幽恨和人說、　願向泉臺訴丈夫、

也是玉姐命不該絕、剛上得吊、不想一个丫鬟因日間玉姐不要喫飯、瞞着那兩个丫鬟私自收去盡情飽喫、到晚上夜飯亦是如此、睡到夜半、心胸漲漫、肚腹疼痛、起身出恭、床邊卻摸不着了淨桶、那恭又十分緊急、叫苦連連、原來起初性急要睡、忘記擄得心下想着、精赤條條跑去尋那淨桶、因撐得眼目昏迷、燈又半明半滅、不看見玉姐掛在梁間、心慌意急、撲的撞着、連杌子跌倒、樓板上一聲響亮、樓下徐氏和

了鬟們都從夢中驚覺王員外是个醉漢也嚇醒了忙問樓上什麽响那丫鬟這一交跌去杌子碰着了小腹犬小便齊流撒做一地滾做一身撞頭仔細看時嚇得叫聲不好了玉姐弔死也員外聞言驚得一滴酒也無了直跳起身一面尋衣服一面問道這是為何徐氏一聲兒一聲肉哭道都是你這老天殺的害了他還問怎的王員外沒心腸再問忙忙的尋衣服只在手邊混過那里尋得出个頭腦偶扯着徐氏一件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披在身上又尋不見鞋子赤着脚赶上樓去徐氏止摸了一條裙子却沒有

上身衣服只得把一條单被搭在身上到拖着王員外的鞋兒隨後一步一跌也哭上來那老兒着了急走到胡梯中間一脚踏錯谷碌碌滾下去又撞着徐氏兩个直跌到底敎做一團也顧不得身上疼痛爬起來望上又跑那門却還閉着兩个拳頭如發擂般亂打樓上樓下丫鬟一齊起身也有尋着裙子不見布衫的也有摸了布衫不見裙子的也有兩隻脚穿在一个褲管裡的也有反披了衣服摸不着袖子的東扯西拽你奪我爭紛紛亂嚷那撒糞的丫鬟也自睹抹身子尋見衣服竟不開門王員外打得急了三

个丫鬟都提着衣服來開老夫妻推門進去徐氏望見女兒這个撒樣心腸迸裂放聲大哭到底男子漢有些見識王員外忍住了哭泣赶向前將手在身上一摸遍體火熱喉間㕯㕯痰响叫道媽媽莫要哭還可救得便雙手抱住教丫鬟拿起炕子上去解放一面又教煎些滾湯來徐氏聞說還可救得與个放了眼泪點个燈來照看那丫鬟扶起抗頭捏着一手膿膿向身邊一聞臭氣難當急叫道抗上怎有許多污穢恰好徐氏將燈來照見一地屎糞王員踏在中間還不知得徐氏只認是女兒撒的將火望下一撇

道這東西也出了還有甚救又哭起來元來縊死的人若大小便走了便救不得當下王員外道莫管他且放下來看丫鬟帶著一手朧膭跕上去解放心慌手軟如何解得開王員外不耐煩救丫鬟尋柄刀來將汗巾割斷抱向床上輕輕解開喉間死結叫徐氏啃對啃打氣接連打了十數口氣只見咽喉氣轉手足展施又灌了幾口薑湯漸漸甦醒還嗚嗚而哭徐氏也哭道起先我恁樣說了如何又生此短見玉姐哭道兒如此薄命搃生于世也是徒然不如死休王員外方問徐氏道適來說我害了他你且說个明白

徐氏將女兒不肯改節的事說出王員外道你怎地這般執迷向日我一時見不到賺了你終身如今畜生無了下落別配高門乃我的好意爲何反做出這等事來險些把我嚇死玉姐也不答應一味哭泣徐氏嚷道老無知你當初稱贊廷秀許多好處方過繼爲子又招贅爲壻都是自巳主張沒有人攛掇後來好端端在家也不見有甚不長俊又不知聽了那个橫死賊的說話剛到家便赶逐出去致使無个下落縱或真个死了也隔一年半載看女兒志向然後的量而行何況目今未知生死便聽着我鬧轟轟尋媒

說親教他如何不氣早是吳發了還好倘然完了親
卻怎地處如今你快休了這念頭差人四下尋訪若
還無恙不消說起設或其身不好消息把家業分一
半與他守節如若不聽我言語逼迫女兒一差兩誤
與你須干休不得王員外見女兒這般執性只得含
糊答應下樓去了徐氏又對玉姐道兒我已說明了
不怕他不聽莫要哭罷且脫去腌臢衣服睡一覺將
息身子也不管玉姐肯不肯流水把衣帶亂扯玉姐
被娘逼不過只得脫衣睡臥亂到天明看衣服上並
無一毫污穢那丫鬟應聽不過方纔實說把衆丫鬟

笑得勾嘴歪自此之後玉姐住在樓上如修行一般足跡不走下來王員外雖不差人尋覓廷秀將親事也只得閣過一邊徐氏恐女兒又弄這个把戲自己伴他睡臥寸步不離見丈夫不着急尋問私自買了家人銀子差他體訪又教去與陳氏討个消耗正是

但願應時還得見　須知勝似岳陽金

且說趙昂的老婆被做娘的搶白下樓一路惡言惡語直嚷到自己房中說向丈夫又道如今總是抓破臉了待我覷一句暮一句奶奶送這丫頭上路到次早聞得玉姐上吊之事心中暗喜假意走來安慰背

地裡在王員外面前冷言酸語挑撥又悄地將錢鈔買囑玉姐身邊丫鬟分付如下次上吊由他自死莫要聲張又打聽得徐氏差人尋訪廷秀也多將銀兩買定只說無處尋覓趙昂見丈人罵前徒假殷勤隨風倒舵撥臂捧屁取他的歡心王員外又罵玉姐要守着廷秀惱了性子到愛着趙昂夫婦小心熱鬧毋事言聽計從趙昂暗色趣意自不必說只有一件事在心上打攪你道是甚的事乃是楊洪這樁那楊洪因與他幹了兩樁大事不時來需索趙昂初時打發了幾次後來頗覺厭煩只是鄭奸推托及王進

與邱又爭多競寡落後回了兩三遍楊洪心中懷恨口出怨言趙昂恐走漏了消息被丈人知得忍著氣依原假意楊洪見他害怕一發來得勤了趙昂無可奈何想要出去躲避幾時恰好王員外又點著白糧解戶趁這个機會與丈人商議要往京中選官頂代去解糧一舉兩便王員外聞女婿要去選官乃是美事又費了這番勞碌如何不肯又與丈人要了千金為幹缺之用現成盤纏行已畢臨期又去安放了楊洪方纔上路話分兩頭再說張廷秀在南京做戲將近一年不得歸家一日有禮部一位官長要去承應那

官長姓邵名承恩進士出身官爲禮部主事本貫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氏夫人朱氏生有數胎止留得一个女兒年纔一十五歲工容賢德俱全那日是邵爺六十誕辰同僚稱賀開筵款待廷秀當場扮演那如真的一般滿座稱贊那邵爺深通相法見廷秀相貌堂堂後來必有好處又恐看錯了到半本時喚廷秀近前仔細一觀果是个未發蹟的公卿只可惜落于下賤問了姓名暗自留意到酒闌人散分付衆戲子都去止留正生在此承恩夫人明日差人送米潘忠恐廷秀脫身去了滿懷不欲怎奈官府分付可

敢不依，連聲答應，引着一班徒弟自去。廷秀隨着邵爺直到後堂，只見堂中燈燭輝煌，擺着卓筵，夫人同小姐向前相迎。眾家人各自遠遠站立，廷秀也立在半邊，堂中伏侍俱是丫鬟之輩。先是小姐拜壽，然後夫人把盞稱慶，邵爺回敬過了，方纔就坐，喚廷秀叫見夫人，在旁唱曲。廷秀唱了一套，邵爺問道：「張廷秀，我看你相貌魁梧，決非下流之人，你且實說是何處人氏，今年幾歲了，為甚習此下賤之事？細細說來，我自有處。」廷秀見問，向前細訴前後始末根由，又道：「小的年已十八，如今扮戲，實出無奈，非是甘心為此。」邵

爺聞言，唬得良久，乃道：「原來你抱此大冤，今若流爲戲子，那有出頭之日。既是前習，必能詩詞，隨意作一首來看，是何如。」即令左右取過文房四寶，放在旁邊一隻桌上。廷秀拈起筆來，不假思索，頃刻而成，呈上邵爺。舉目觀看，乃是一首壽詞，詞名千秋歲。詞云：

瑤臺瑛草，玄鶴翔雲表。筵上笙歌繞。玉京瑤島客，笑數乾坤小。齊拍手，唱道長春人不老。　北闕龍章報，南極祥光照。海屋內，籌添了。青鳥啣箋至，傳報羣仙到。同嵩祝，萬年猶壽考。

邵爺看了這詞，不勝之喜，連聲稱好，乃道：「夫人，此子

才貌兼美定有公卿之分意欲與吟爲子夫人以爲何如夫人道此乃美事有何不可邵爺對廷秀道我今年已六十尚無子嗣你若肯時便請个先生教你讀書如何廷秀道若得老爺提拔便是再生之恩但小人出身微賤恐爲父子玷辱老爺邵爺道說強如當場戲頑廷秀道若得老爺提拔便是再生何出此言當下四雙八拜認了父母又與小姐排爲姊妹就把椅子坐在旁邊改名邵翼明分付家人都稱大相公如有違慢定行重責不在話下且說潘忠那晚眼也不合清早便來伺候等到午上不見出來只得央門上人稟知邵爺喚進去說道張廷秀本是

良家之子、被人謀害、虧你們救了、暫爲戲子。如今我已收留了、你們另自合人罷。教家人取五兩銀子賞他。潘忠聽見邵爺留了廷秀、開了口半晌還合不下、無可奈何、只得叩頭作謝而去。邵爺即日就請个先生、收拾書房、讀書。廷秀雖然久廢、此時拾起、晝夜勤學、埋頭兩个多月、做來文字、渾如錦繡一般。邵爺好不快活。那年正值鄉試之期、即便援例入監、到秋闈應試、中了第五名正魁。喜得邵爺眼花沒縫。廷秀謝過主司、來稟邵爺、要到蘇州救父。邵爺道、你且慢着、不如先去會試、若得聯科、謀選彼處地方、查訪仇

人正法豈不痛快倘或不中也先差人訪出他家然後我同你去與地方官說知拿來問罪如今若太使是打草驚蛇必被躱過可不勞而無功却又錯了會試廷秀見說得有理只得依允那將爺滿意欲將小姐配他因先繼爲子恐人談論有不好啓齒倩媒畧露其意廷秀一則爲父冤未洩二則未知玉姐志向何如不肯先作負心之人與邵爺說明止住此事收拾上京會試正是

未行雪恥酬兇事　先作攀花折桂人

話分兩頭且說張文秀自到河南已改名褚嗣茂趁

長者夫妻珍重如寶延師讀書文秀因日夜思念父母兄長身子雖在河南亦肝腸還掛在蘇州那有心情看到書上眼巴巴望着褚長者往下路去販布帶他回家誰知褚長者年紀老邁家道已富備媽媽勸他棄了這行生意只在家中營運文秀聞得這个消息一發憂鬱成病褚長者請醫調治再三解勸約莫住了一年光景正值宗師考取童生文秀帶病去赴試便得入泮常言道福至心靈文秀入泮之後却將歸家念頭撇過一邊想道我如今進身有路了且赴一名遺才入場倘得僥倖聯科及第那時救父報仇

豈不易如翻掌有了這般志氣少不得天隨人願果然有了科舉三場已畢名標榜上赴過鹿鳴宴回到家中拜見父母喜得褚長者老夫妻天化亂墜那時親鄰慶賀賓客填門把文秀好不奉承多少富宦豪門情願送千金禮物聘他爲壻文秀一心在父親身上那里肯要忙忙的約了兩个同年收拾行李帶領僕從起身會試褚長者老夫妻直送到十里外方纔分別在路曉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京都覓个寓所安下也是天使其然廷秀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處左右間壁時常會面此時居移氣養移體已非舊

日枯槁之容了然骨髓猶存不免將影思形只是一个是浙江邵翼明貴介公子一个是河南褚嗣茂宦室之兒做夢也不想到親弟兄頭上不一日三場已畢同寓舉人俟榜拉去行院中遊串作東戲耍只有邵褚二人堅執不行褚嗣茂遂於寓中治酒邀請邵翼明閒講以遣寂寞兩下坐談愈覺情熱嗣茂遂問邵兄何以不往曲中行走莫非尊大人家訓嚴切翼明潸然下淚答道小弟有傷心之事就是今日會試亦非得已况於閒串那有心情只是尊兄為何也不去行走如此少年老成實是難得嗣茂凄然長嘆道

若說起小弟心事比仁兄加倍不堪還仗仁兄高發替小弟做个報仇洩恨之人莫明見話頭有些相近便道你我雖則隔省同年今日天涯相聚便如骨肉一般兄之仇即吾仇也何不明言與小弟知之翱茂沉吟未答連連被逼只得叙出真情纔說得幾句下待詞畢莫明便道原來你就是文秀兄弟那我就是你哥哥張廷秀兩下抱頭大哭各叙門姓來歷且皆都中鄉試京都相會一則以悲一則以喜

分明久旱逢甘雨、　賽過他鄉遇故知、
莫問洞房花燭夜、　且看金榜掛明時

春榜既發，邵翼明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內，到得殿試，弟兄俱在二甲，觀政已過，翼明選南直隷常州府推官，嗣茂考選了庶吉士，人在翰林，救父心急，遂告个給假，與翼明同回蘇州，一面寫書打發家人歸河南，迎褚長者夫妻至蘇州相會，然後入京，不題。邵兄二人離了京師，由陸路而回，到了南京，廷秀先來拜見邵爺老夫婦，不勝歡喜。廷秀稟道：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長者救撈，改名褚嗣茂，亦中同榜進士，考選庶吉士，與兒同回，要見爹爹。邵爺大驚道：天下有此奇事，快請相見。家人連忙請進。文秀到了廳上，扯把椅

見正中放下請邵爺上坐行拜見之禮邵爺那裏肯
要說道豈有此理足下乃是尊客老夫安敢僭妄文
秀道家兄蒙老伯收錄為子恩即猶子也理合拜見
兩下謙讓一回邵爺只得受了半禮文秀又請老夫
人出來拜見邵爺備起慶喜筵席盡歡至更餘方止
次日本衙門同僚知得盡來拜訪弟兄二人以次答
拜是日午間小飲邵爺問文秀道尊夫人還是向日
聘在蘇州還是在河南娶的文秀道小姪因遭家難
尚未曾聘得邵爺道元來賢姪還沒有姻事老夫不
揣止有一女年十六歲了雖無容德頗曉女紅賢姪

倘不棄嫌情願奉侍箕帚文秀道多感老伯伯厚意豈
敢有違但未得父母之命不敢擅專廷秀道爹爹既
有這段美情侯到蘇州禀過父母然後行聘便了邵
爺道這也有理正話間只听得外邊喧嚷教人問時
却是報邵爺陞任福建提學僉事邵爺不覺喜溢于
面卽分付家人備勞報事的去了廷秀弟兄起身把
盞稱賀邵爺道如今想是一路再過幾日同行何如
廷秀道待兒輩先行在蘇州相候罷邵爺依允次日
卽雇了船隻作別邵爺帶領僕從離了南京順流而
下只一日已抵鎮江分付船家路上不許洩漏是前

州理刑舟人那敢怠慢過了鎮江丹陽風水順溜兩
日已到蘇州把船泊在胥門馬頭上弟兄二人只說
平人打扮帶了些銀兩也不教僕從跟隨悄悄的來
得司獄司前望見自家門首便覺悽然淚下走入門
來見母親正坐在矮凳上一頭績蔴一邊流淚上前
叫道母親孩兒回來了哭拜于地陳氏打磨淚眼觀
看道我的親兒你們一向在那里不回險些想殺了
我相抱大哭二子各將被害得救之故細說一遍又
低低說道孩兒如今俱得中進士選常州府推官兄
弟考選庶吉士只因記掛爹媽未去赴任先來觀看

母親，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陳氏听見兒子都已做官，喜從天降，把一天愁緒撇開，便道：你爹全虧了种義，一向到也安樂，如今恤刑出于常熟，解審去了，只在明後日回來。你既做了官，怎地救得出獄。廷秀道：出獄是个易事，但沒處查那害我父子的仇人，出這口惡氣。文秀道：且救出了爹爹，再作區處。廷秀又問道：向來王員外可曾有人來詢問媳婦，還是守節在家，還是另嫁人了。陳氏道：自你去後，從無个小廝來走遭，我又日逐啼哭，也沒心腸去問得。到是王三叔在門首經過，說起方曉得王員外要將媳婦改配，不

從上了我救醒的如今又隔了年餘不如可能依舊守節我幾遍要去一則養娘又死無人同去二則想他既已斷絕我家去也甘受怠慢故此却又中止你今只記他好處休記他歹處總使他娘已改嫁則也該去報謝廷秀听了這話又增一番悽慘稱贊道母親之言有理廷秀向文秀道爹爹又不在此且去尋一乘轎來請母親到船上去罷文秀即去雇下陳氏收拾了幾件衣服其餘粗重家火盡皆棄下上了轎子直至河口下船可憐母子數年隔別死裡逃生今日衣錦還鄉方得相會這纔足

弟兄同榜錦上添花、　母子相逢雪中送炭、

次早二人穿起公服各乘四人轎來到府中、太爺還未升堂先來拜理刑朱推官、那朱四府乃山東人氏父親朱布政與邵爺却是同年、相見之間十分款洽、朱四府道二位老先生至此、㮣例館驛中還不來報延秀道學生乃小舟來的、不曾干涉驛遞故爾不知朱四府道尊舟泊在那一門延秀道舟已打發去了在專諸巷王玉器家作寓朱四府又道還在何日上任、延秀道尚有冤事在蘇還要求老先生昭雪、因此未曾定期朱四府道老先生有何冤事、延秀數朱爺

昇退左右將昔年父親被陷前後情節細細說出朱四府驚駭道元來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耶又離此奇冤待太老先生當熟解審回時即當差人送到寓所查究伸冤治罪弟兄一齊稱謝別了朱四府又來拜謁太守也將情事細說備語道官官相為見放着兄弟兩个進士莫說果然冤枉便是真正强盜少不得也要周旋當下太守說話也與朱四府相同廷秀弟兄作謝相別回到船裡對兄弟道我如今扮作乞人模樣先到東諸巷打探看王員外如何光景你便慢慢隨後衣冠而來商議停當廷秀穿起一件破青

衣戴个帽子，一徑奔到王員外家來。且說趙昂二年前解糧至京，選了山西平陽府洪同縣縣丞。這个縣丞乃是數一數二的美缺，頂針捱住趙昂用了若干銀子，方纔謀得在家候缺年餘，前官方滿，擇吉起身。這日在家作別親友，設戲筵款待。恰好廷秀來打探，所得裡邊鑼鼓聲喧，想道：不知為甚恁般熱鬧？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婿麼？心下疑惑，又想道：且闖進去，看是何如。望着裡邊直撞，劈面遇見王進。廷秀叫聲王進，那里去？王進認得是廷秀，喫了一驚，乃道：呀！三官一向如何不見？廷秀道：在遠處，那要擇日方回。

我且問你今日爲何如此鬧熱可是玉娟新招了女夫麼王進在窓邊聞不覺真心吐露乃道阿彌陀佛玉娟爲了你險些送了性命怎說這話廷秀先已得了安家帖便道你有事自去王進去後又望裡面而來到了廳前只見賓客滿座僕從紛紛分開衆人上前先看一看那趙昂在席上揚揚得意戲子扮演的却是王十朋荆釵記心中想道當日丈人赶逐我時趙昂在旁冷言挑撥他今日正在興頭上我且羞他一羞便挨入廳中舉着手團團一轉道列位高親請了廷秀昔年去時還未曾冠今日身材長大又戴着

帽子袈裟衲衣使不認得是誰延秀覆身向王員外道爹爹拜揖終須是日逐相見的眼熟王員外舉眼觀看便認得是延秀也喫一驚想道聞得他已死了如何還在又見滿身襤褸不成模樣便道你向來在何處今日到此怎麼延秀道孩兒向在四方做戲今日知趙姨丈榮任特來扮一出奉賀王員外因女兒作梗不肯收留初時見了到有个相留之念故此好言問他今听說在外做戲惱得登時紫漲了面皮氣倒在椅上喝道畜生誰是你的父親還不快走延秀道既不要我父子稱呼叫聲岳丈何如王員外又怒道

誰是你的岳丈廷秀道丈親辯則假的岳丈卻是真的如何也叫不得趙昂一見了廷秀已是嚇勾面如土色暗道這小殺才已撇在江裡死了怎生的全然無恙莫非楊洪得了他銀子放走了卻來哄我又聽得稱他是姨丈也喝道張廷秀那个是你的姨丈到此胡言亂語若不走教人打你這花子的孤拐廷秀道趙昂富貴不壓于鄉里你便做得這螞蟻官兒就是這等輕薄我好意要做出戲兒賀你反恁般無禮趙昂見叫了他名字一發大怒連叫家人快鎖這花子起來那時王三叔也在座間說道你們不要亂嚷

是親不是親另日自說既是他會做戲好情來賀你只當做戲子一般演一出兒頑頑有何不可却這般着惱推着廷秀背道你自去扮起來不要听他們衆親戚齊拍手道還是三叔說得有理將廷秀推入戲房中把紗帽員領穿起就頂王十朋祭江這一折廷秀想起玉姐曾被逼嫁上吊恰與玉蓮相彷把胸中真境敷演在這折戲上渾如王十朋當日親臨衆親鼻涕眼泪都看出來連聲喝采不迭只有王員外越是又羞又氣正做之間忽見外面來報本府太爺來拜常州府理刑邵爺翰林褚爺慌得衆賓客并戲子

都存坐不住，戲也歇了，王員外趙昂急奔出外邊，對賞帖的道，並沒甚邵爺，褚爺在我家作寓，賞帖的道，邵爺今早親口說，寓在你家，如何沒有，將帖子撤下道，你們自去回覆，竟自去了，王員外和趙昂驚得手足無措，便道，怎得个會說話的回覆，廷秀走過來道，爹爹，待我與你回罷，王員外這時巴不得有个人兒回話，便是好了，見廷秀肯去，到將先前這股怒氣撒開，乃道，你若回得甚好，看他還穿着紗帽員領，又道，既如此，快去換了衣服，廷秀道，就是恁樣罷了，誰耐煩去換，趙昂道，官府事情，不是取笑的，廷秀笑道，不

打緊凡事有我在此料道不累你王員外道你莫不風了廷秀又咲道就是風了也瘋我自去不干你們事只听得鋪兵鑼响太守已到王員外趙昂着了急撇下廷秀都進去了廷秀走出門前恰好太守下轎兩下一路打恭直至茶廳上坐下攀談喫過兩杯茶談論多時作別而去有詩為證

誰識毘陵邵理刑　就是塲中王十朋

太守自來賓客散　佽人暗裡自心驚

却說玉姐日夕母子為伴足跡不下樓來那趙昂妻子因老公選了官在他面前賣弄他也全然不理這

一日外邊開筵做戲，張姐夫請看戲，玉姐不肯，連徐氏因女兒不願，也不走出來瞧。少頃瑞姐見廷秀在此演這齣關目，心下也是駭異，又看見當場扮戲，故意把進來報道：妹子，好了，你日逐思想妹夫，如今已是回了，見在外邊扮戲。玉姐只道是生這話來哄他，臉上飛紅，也不答應。徐氏也總是假話，不上采他。瑞姐見他們冷淡，又哄道：再去看。妹夫做戲罷便下樓。不一時，丫頭們都進來報徐氏，還不肯信，親至堂後一望，果是此人，心下又驚又喜，暗嘆道：如何流落到這个地位？瑞姐道：母親可是我說謊麼？徐氏不去

應他竟歸樓上說與女兒玉姐一言不發腮邊珠淚亂落徐氏勸道兒不必苦了還你个夫妻快活過日勸了一回恐王員外又把廷秀逐去放心不下復走出觀看只見趙昂和瑞姐望裡邊亂跑隨後王員外也跑進來你道爲何元來王員外趙昂太守到時與衆賓客俱躲入裡邊忽見家人報道三官陪着太守坐了說話衆人道不肯信齊至遮堂後張看果然府下一遞一答說話王員外暗道元來這窮家已做官了却倚拄來哄我懊悔昔將錯听了讒言將他逐出幸喜得女兒有志氣不曾改嫁還好解釋不然却怎

生處只是適來又傷了他幾句言語無顏相見且叫媽媽來做个引頭故此亂迎自古道賊人心虛那趙昂因有舊事在心比王員外更是不同嚇得魂魄俱無報知妻子跑回房裡忙忙收拾打帳明日起身躲避這个寬家連酒席也不想終了正是

早知今日　悔不當初

且說王員外跑來撞見徐氏便喊道媽媽小女婿回了徐氏道回了便罷何消恁般大驚小怪王員外道不要說起適來如此如此我因無顏見他特請你去做个解寬釋結徐氏得了這幾句話喜從天降乃進

有道等事教丫鬟上樓報知玉姐與王員外同出廳前廷秀正送了太守進來衆親眷都來相迎徐氏道三官想殺我也你在何處去了再無處尋訪廷秀方上前請老夫婦坐下納頭便拜王員外用手扶住道賢婿老夫得罪多矣豈敢又要勞拜廷秀道某實不才不能副岳丈之望何云有罪拜罷起來與衆親眷一一相見已畢廷秀道趙姨夫如何不見快請來相會童僕連忙進去趙昂本不欲見他又恐不出去反使他疑心勉强出來相見說道適來言語冲撞望勿記懷廷秀道我是不達自取其辱怎敢怪姨丈趙昂

羞慚無地。王員外見廷秀冷言冷語。乃道賢婿當初一時誤听讒言。錯怪你了。如今莫計較罷。徐氏道。你這幾年却在那里怎地就得了官。廷秀乃將被人謀害。直至做官前後事細說。却又不說出兄弟做官的緣由。衆親眷听了。無不嗟嘆。乃道。只是有甚冤家。下此毒手。如今可曉得麽。廷秀道。若是曉得。却便好了。那時。廷秀便說。旁邊趙昂臉上一回紅一回白。好不着急。直听到不曉得這句。方纔放下心腸。王三叔道。不要閒講了。且請坐着。待我借花獻佛。奉敬一杯賀喜。衆親眷多要遜廷秀坐第一位。廷秀不肯。再三謙

讓不過只得依了他竟穿着行頭中冠帶內外而坐戲子重新登場定戲這時眾親眷把他好不奉承徐氏自歸樓上不在話下且說張權解審恤刑那原是楊洪這班人押解元來捉人拿了強盜解手省錄與要原捕押解其中恐有覺托便要對證故此脫他不得那楊洪臨起解時先來與趙昂要求若干盤纏與兄弟楊江一齊同去及至轉來將張權送入獄中弟兄二人假意來回覆趙昂又要需索他東西到了與諸巷內一路听得人說太守削緩到王家拜望楊洪弟兄疑惑道趙昂是个監生官如何太爺去拜他自

又不是僱下到了王家門首只听得裡邊便閙熱做戲門前靜悄悄不見一人那又不敢進去坐在門前石頭上等候人出來傳信剛剛坐得怱見一乘四人轎擡到門口歇下走出一位少年官員他二人連忙立起那官員是誰便是廉吉士張文秀他跨入門來擡頭看見二人到喫一嚇認得一个是楊洪一个是謀他性命的公差想道元來是他一路不知爲何坐在此間且不說破竟望裡邊而去楊洪也不認得對兄弟道趙昂多大官見那有大官府來拜你道楊洪如何便不認得了文秀當初謀他命時還是一个小

厮如今頂冠束帶換了一番景象如何便認得出文秀乃切骨之仇日夜在心故此一經眼卽便認得且說文秀走入裡邊早有人看見飛報進去道又有一位官府來拜下說聲未了文秀已至廳前衆親眷并戲子們看見各自四散奔開又单撇下廷秀一人王員外原在遮堂後張看這官員却又比先前太守不同廷秀也不與他作揖跳起來說道你來了那官府道如何見我來都走散了廷秀忍不住哄文秀道且莫笑有句緊話在此附耳低聲道便是謀你我的公差與楊洪都在外面廷秀驚道有這等事如何坐

在這裡其中可疑快些拿住莫被他走了一面討過冠帶換下身上行頭交秀即差衆家人出去擒拿廷秀一面討過冠帶換去行頭且說衆人趕出去揪翻楊洪弟兄拖入裡邊來楊洪只道是趙昂的緣故口中罵道忘恩負義的賊我與你幹了許多大事今日反打我麼正在亂時報道理刑來爺到了衆家人將楊洪推在半邊廷秀弟兄出來相迎就在茶廳上坐下廷秀耐不住乃道老先生天下有這般快事謀害愚弟兄的強盜今日自來送死已被拿住朱四府道卻今在那里廷秀教衆人推到面前跪下廷秀道你

二人可認得我了楊洪道小人都不認得三位老爺文秀道難道昔年趁船到鎮江告狀綁入水中的人就不認得了二人聞言已知是張廷秀弟兄嚇得稍做一堆朱四府道田間你有甚冤仇謀害他一家二人道沒甚冤仇朱四府道既無仇隙如何生此歹心二人料然性命難存想起趙昂平日送的銀子又不爽利怎生放得他過便道不干小人之事都是趙昂與他有仇要謀害二位老爺父子央小人行的廷秀弟兄聞言大驚道元來正是這賊我與他有何冤仇害我父子朱四府道趙昂是何人住在那里廷秀道

是个粟監就居于此間宋四府喝聲快拿下人一聲答應蜂擁進去將趙昂拿出那時驚得一家兒啼女哭正不知爲甚衆親鄰從後門走了戲子見這等沸亂也自各散去説趙昂見了楊洪二人已知事露並無半言宋四府即起身回到府中先差人至獄内將張權釋放討乘轎子送到王家然後細鞫趙昂初時抵賴用起刑具方纔一一吐實楊洪又招出兩个捉船幇手頃刻也拿到來趙昂楊洪楊江各打六十依律問斬兩个幇手各打四十擬成絞罪俱發司獄司監禁宋四府將廷秀父子被陷始末根繇備文申

玉姐樂不　見兩瑞姐　原人逃來　不但笑

報撫按會同題請不在話下且說廷秀弟兄送朱四
府去後回至裡邊易了公服那時王員外已知先來
那官便是張文秀老夫婦齊出來相見問朱四府因
甚拿了趙昂廷秀訴出其情王員外咬牙切齒恨道
原來都是這賊的奸計正說間丫鬟來報瑞姐弔死
了原來瑞姐知得事露丈夫拿去必無活理自覺無
顏見人故此走了這條徑路王員外與徐氏因恨他
夫妻生心害人全無苦楚一面買棺盛殮自不必說
王員外分付重整筵席款待一面差人到舟迎取陳
氏一時間家人報道朱爺差人送太老爺來了廷秀

弟兄王員外一齊出去相迎恰好陳氏轎子也到夫妻子母一見相抱而哭正是

苦中得樂渾如夢　死裡逃生喜欲狂

一家骨肉重相聚　千載令人笑趙昂

張權道我只道此生永無見期了不料今日復能父子相逢一路哭入堂中先向王員外徐氏稱謝王員外再三請罪然後二子叫拜將趙昂設謀陷害前後情一一細訴說到傷心之處父子又哭不想哭與了正忘記打發了朱爺差人那差人央家人們來禀知廷秀發個謝帖賞差人三錢銀子而去當下徐氏邀陳

氏自歸後房玉姐下樓拜見姑嫜又是一番悽楚少頃筵宴已完內外兩席直飲至夜半方止次日廷秀弟兄到府中謝過朱四府打發了船隻一家都住于王員外家中等邵爺到後完姻赴任廷秀又將邵爺願招文秀爲壻的事稟知父母備下聘禮一到便行半月之後邵爺方至河南褚長者夫妻也到常州府迎接的吏書也都到了那時王員外門庭好不熱鬧廷秀主意原作成王三叔爲媒先行禮聘了邵小姐然後選起吉期弟兄一齊成親到了是日王員外要誇炫親戚大開筵宴廣請賓朋笙簫括地鼓樂喧天花燭

之下烏紗蟒袍鳳冠霞帔好不氣象恰好兩對新人配着四雙父母有詩為證

四姓親家皆富貴　一雙夫婦備歡娛
枕邊忽叙傷心話　血淚猶然灑繡幃

那府縣官聞知都來稱賀三朝之後各自分別起身張權夫妻隨廷秀常州上任褚長者與文秀自往京中邵爺自往福建王員外因家業廣大脫身不得夫妻在家受用不則一日聖旨倒下依擬將趙昂楊洪楊江處斬按院就委廷秀監斬行刑之日看的人如山如海都道趙昂自作之孽親戚中無有憐之者連

天大王員外意不到法場來看、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勸君莫把欺心使、湛湛青天不可欺、

廷秀念种義之恩、托朱翁與他開招釋罪、又因父親被人陷害、凡舉事務必細詢鞫出實情方纔定罪、為此聲名甚著、行取至京陞為給事、文秀以散館點了山西巡按、那張權念祖塋俱在江西、原歸故里恢復舊業、建第居住、後來邵爺與褚長者身故、廷秀弟兄各自給假為之治喪營葬、待三年之後、方上表復了本姓、廷秀生得三子、將次子繼了王員外之後、三子繼

祭奠之後以表不負昔年父子之恩文秀亦生二子也將次子繼了褚長者香火張權夫歸壽至九旬之外無疾而終王員外夫妻亦享遐齡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至今子孫科甲不斷詩云

從來白屋出公卿　眼底窮通未可憑
凡事但將天理念　安心自有福來迎

醒世恆言卷二十終